

顏魯公全集

黃本驥
蔣環校編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案顏魯公畫像宋中興館閣書畫錄有顏魯公像一米芾畫史有唐人畫張志和顏魯公梅竹圖又恭讀
大清會典

南薰殿尊藏歷代名臣像有顏真卿像一今皆未見惟宋靖康元年知同州軍州事唐重刻公像於奉使帖之下
方跋云重旣羣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貌老矣今蒲州之像不傳惟此石尙在同州府學
茲據同州刻本縱臨本驥識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唐顏真卿撰真卿事蹟具唐書本傳其集見於藝文志者有吳興集十卷又虜州集十卷臨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有吳興沈氏者採掇遺佚編爲十五卷劉敞爲之序但稱沈侯而不著名字嘉祐中又有宋敏求編本亦十五卷見館閣書目江休復嘉祐雜志極稱其採錄之博至南宋時又多漫漶不完嘉定間留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見真卿文別爲補遺併撰次年譜附之自爲後序後人復卽元剛之本分爲十五卷以符沈宋二本之原數沿及明代留本亦不其傳今世所行乃萬歷中眞卿裔孫允祚所刊脫漏舛錯盡失其舊獨此本爲錫山安國所刻雖已分十五卷然猶元剛原本也眞卿大節炳著史冊而文章典博莊重亦稱其爲人集中廟享議等篇說禮尤爲精粹特收拾於散佚之餘卽元剛所編亦不免闕略今考其遺文之見於石刻者往往爲元剛所未收謹詳加搜輯得殷府君夫人顏氏碑銘一首尉遲過廟碑銘一首太尉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一首贈祕書少監顏君廟碑側記碑額陰記各一首竹山連句詩一首奉使蔡州詩一首皆有碑帖現存又政和公主碑殘文顏元孫墓誌殘文二篇見江氏筆錄陶公粟里詩見困學紀聞今俱採出增入補遺卷內至留元剛所錄帝裕議其文旣與廟享議複見而篇末時議者舉然云云乃新唐書陳京傳敘事之詞亦非眞卿本文又干祿字書序乃顏元孫作眞卿特書之刻石元剛遂以爲眞卿文亦爲舛誤今並從刊削焉後附年譜一卷舊亦題元剛作而譜中所列詩文諸目多集中所無疑亦元剛因舊本增輯也元剛字茂潛丞相留正之子官終起居舍人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唐顏真卿撰原本久佚此本乃宋敏求掇拾重編得十五卷至南宋又佚其三卷留元剛爲蒐緝補完併訂正年譜附於末然真卿詩文見於石刻者尙有尉遲迴碑等八篇見於說部者尙有政和公主碑等三篇則亦未爲賅備今併續採補入俾無更散遺焉

按唐書藝文志顏真卿有盧集十卷行狀作廬陵集提要誤作廬州集又云殷府君顏氏碑銘尉遲迴廟碑銘二首增入補遺卷今檢武英殿聚珍版文忠集內無此二碑又政和公主碑顏元孫墓誌殘文二首提要云據江氏筆錄採出今檢全唐文顏集內殷夫人顏氏尉遲迴和政公主顏元孫四碑皆有全文而和政公主提要誤作政和顏元孫神道碑提要誤作墓誌提要又云附年譜一卷今檢聚珍版文忠集無此卷又案聚珍版文忠集以全唐詩校之少水亭詠風溪館聽蟬二聯句詩以全唐文校之少象魏賦請除禪服奏請除素練聽政奏駁韋陟諡忠孝議對三命判按楊志堅妻求別適判劉中使帖世系譜序送高寬仁序汎愛寺重修記湖州碑陰記橫山廟記項王碑陰述永字八法顏勸禮元孫允南幼與允臧臧卿和政公主殷夫人顏君等八碑陸務滋贊蒲塘辨尉遲迴碑銘顏舍大宗碑共二十有六首其見於史傳說部及石刻者新唐書禮樂志有請定武成廟釋奠奏杜佑通典有元陵儀注及更定昏禮奏宋刻汝帖有一行帖留元剛忠義堂帖有朝迴帖硤州帖捧袂帖乞米帖廬八倉曹帖鞏嶠忠義堂續帖有南來草篆江外送書四帖董其昌戲鴻堂帖有謝鹿脯奉辭近聞三帖合而計之又得十有八首今得補編入集

顏魯公年譜

宋留氏元淵撰魯公年譜附案以傳鼓次簡明微嫌太略今博稽史傳詳探遺文按歲重編用便尋檢仍以留譜編入外集爲尙論噉矣云本識

中宗景龍三年己酉公生（據舊唐書本傳公卒於興元元年七月十七歲推其生當在景龍二年新唐書本傳

作七十六歲則其生當在是年然公自移家一帖作於貞元元年正月十九日則公年實非貞元元年矣今

從新唐書本傳作貞元元年八月丙戌年推至是年爲七十七歲是爲生公之年）公名真卿字清臣其先

瑒瑒臨沂人五世祖之推於後周時始家關中後爲京兆萬年人（舊唐書本傳作萬人）聖卿傳作長安人萬

年年長安督京縣萬年今咸寧也）顏之得姓一謂魯公伯禽之後食羊於顏因而著族是爲顏姓之裔一

謂鄒武公夷甫字顏字孫瑤以爲氏是謂曹姓之裔公從祖誦古性急氣高志高說公撰太宗（爲公十三

世祖善作）家廟（爲公父惟百作）二碑皆正後爲之後說太宗國傳陰符風俗傳萬洪稟字二生以左傳

公二十九年齊能娶於魯曰顏懿姬之文證之則顏實姬姓非曹姓以師古之法爲證）顏氏世爲魯之卿

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首八曰無繇曰無繇子回居魯行之首爲亞聖曰辛曰之僕（太宗碑作僕）

曰噲曰何曰高（宋語作侯）了本家語作刻太宗碑作焉今從史記）曰祖（宋語作相此從史記）又有灑鄒

（左傳作庚昌灑作焉灑其從史記）丁闔行子皆不在仲尼弟子之列戰國有率蠲（蠲見戰國策春秋

語作蠲太宗碑作蠲家廟碑作蠲金石萃編誤以率蠲爲一人故云未見有所謂率蠲者）秦育芝貞漢育

異肆安樂（安樂見後漢書高林傳）魏育斐成（斐附見三國志倉慈傳）成爲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於日

魯居於臨沂孝悌里是爲始遷琅邪之祖（顏氏唐無宰相世系表不著於新書今據大宗家廟等碑自感以下詳其所生）感生大中大夫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欽欽生汝陰太守護軍襲葛繹子默默生晉侍中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含（晉書有傳祖欽父默附見）含隨元帝渡江居上元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髦（附見含傳）髦生州西曹騎都尉西平侯繇繇生宣城太守御史中丞靖之靖之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騰之騰之生輔國江夏王參軍炳之炳之生齊治書侍御史（治書家廟碑作持書魏高宗諱改）兼中丞見遠自含至此皆居上元見遠生梁鎮西記室參軍協（梁書有傳父見遠附見）協三子長之儀北周御正御史大夫麟趾學士集州刺史新野公（周書有傳）次之推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齊書有傳）次之善隋葉令之推爲始遷京兆之祖三子長思魯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唐秦王記室次愍楚（新書藝文志作敏楚）侍御史次遊秦唐廉鄆二州刺史臨沂男思魯四子長師古祕監宏文館學士琳邪子戴公（新舊書皆有傳從父遊秦附見新書公傳謂公爲師古五世從孫師古與公會祖勤禮爲親兄弟則公乃師古之從曾孫傳作五世從孫誤）次相時秦王府崇賢學士諫議大夫禮部侍郎（附見兄師古傳）次勤禮校書著作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次育德太子通事舍人司經局校定勤禮七子長昭甫（初名顯甫避中宗諱改名舊書杲卿傳作祖甫史官劉昫避晉高祖父紹嫌名去昭字）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次敬仲吏部郎中平昌男（新舊書附見殷踐猷傳）次殆庶無恤少連務滋辟強（昭甫敬仲乃勤禮元配殷氏出殆庶等五子乃繼配柳氏出柳爲中書令夔之妹夔以高祖廢后外祖坐與褚遂良朋黨被戮勤禮以夔累貶夔州長史而殆庶等亦以夔之甥不得仕進）昭甫二子長元孫滌沂豪三州刺史贈祕書監次惟貞薛王友柱國累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元孫五子長春卿偃師丞次杲卿太常丞攝常山太守拜衛尉卿贈太子太保諡忠節（新書杲卿傳云與眞卿同五

世祖秦臬卿與公同祖五世字衍次曜卿直崇文館溜川司馬次旭卿允山令次茂會犍爲司馬惟貞七子長闕疑杭州參軍次允南殿中侍御史膳部司封郎中金鄉男次壽卿富平尉次眞長舉明經次幼輿左清道兵曹次卽魯公也次允臧荆南行軍司馬（大宗家廟二碑皆載元孫五子惟貞七子公於同父兄弟其次當在第六於從父兄弟其次當在第十一公書家廟碑自稱第七男書千祿字書及殷夫人顏君碑皆自稱第十三姪蓋元孫六子惟貞八子各殊其一爲廟碑所未及又公作兄允南神道碑云惟貞府君之第二子作兄幼輿神道碑云惟貞府君之第六子則公兄之歿者當在允南之下幼輿之上矣又公撰殷踐猷墓碣云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眞卿之先妣也中年孀妻遺孤十人未能自振則公之同懷尙有兄若姊妹三人不止七人也故公撰勤禮碑云曾孫之無祿早世者尙有長卿晉卿邠充國質五人雖不能別其孰爲公公之親兄弟而公兄弟之早世者亦在其中矣）

四年庚戌二歲六月殤帝唐隆元年七月睿宗景雲元年睿宗第五子彭城王隆業進封薛王父惟貞爲之友（唐六典親王府翫友一人從四品下）是年公弟允臧生

景雲二年辛亥三歲公父惟貞以景雲二年正月爲蕭思亮撰墓誌銘其時尚在則公之孤當在二年正月以後三年壬子四歲正月睿宗太極元年五月延和元年八月明皇先天元年

先天二年癸丑五歲二月伯父元孫除滁州刺史廣德二年公爲追書其告十一月明皇開元元年

開元六年戊午十歲舊書傳云事親以孝聞新書傳云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殷氏新書作商氏史臣薛宋太祖父諱宏殷故改殷爲商今更正案公高祖思魯娶於殷氏家廟碑額陰記所謂高祖妣殷夫人也會祖勤禮亦娶於殷氏公撰勤禮神道碑所謂娶御正中大夫殷英童女也祖昭甫又娶於殷氏家廟碑云昭甫工篆籀草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昭甫之妻仲容之姊也父惟貞又娶於殷氏公撰殷踐猷墓碣云長妹蘭陵

郡太夫人眞卿先妣也。公母爲英童之元孫太常博士子敬之女也。長兄闕疑第六兄幼輿皆娶於殷氏。闕疑娶殷履直之女。公撰殷夫人顏君碑云：六女幼適我兄闕疑，幼輿娶踐猷之女。公撰幼輿神道碑云：夫人陳郡殷氏也。公自高祖以來凡五世六人娶於殷氏。公撰家廟碑云：眞卿早孤，公父惟貞之卒，家廟碑僅云：御史大夫張知泰妻魯郡夫人亡之秋七月未詳其年。伯父（元孫）兄允南親自教誨，又撰允南神道碑云：家有折脛鶴，眞卿小時戲書其背，君切責曰：此雖不能奮飛，竟不惜其羽毛，奚不仁之甚！眞卿終身志之不敢忘。

九年辛酉十三歲，公隨母外祖殷子敬於吳縣，令任子敬爲吳令，見公撰舅氏踐猷墓碣，公有刻虎邱清遠道士詩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爲大歷六年至吳郡作逆，推而上五十年，故知是歲隨母來。此七月踐猷卒於京師，廣德二年公撰墓碣云：長妹蘭陵郡太君眞卿先妣也。中年孀，遺孤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訓獎，皆究恩意，故能長而有立。

十六年戊辰二十歲，舊書傳云：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新書傳云：旣長，遠博學，工詞章。

二十年壬申二十四歲七月，伯父孫卒，其子春卿，翼城縣丞之任。

二十一年癸酉二十五歲，讀書於長安福山寺。

二十二年甲戌二十六歲，公以對三命判與馬兢同擢拔萃科，舉進士第，試梓材賦，庫詩登甲科。是年掌貢士選者，爲考功員外郎孫逖，舊書逖傳云：所選多俊才，杜鴻漸至宰輔，顏眞卿爲尙書，公序述文集云：公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入甲第者十有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公娶京兆韋氏，房州刺史景駿之孫太子中舍迪之女也。

二十四年丙子二十八歲，吏部擢判入高等，授朝散郎（唐會要朝散郎從七品）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

二十五年丁丑年二十九歲正月至相州撰周太師尉遲迥銘（碑爲閻伯瓊撰敍蔡有鄰書在河南彰德府）七月至東都同祖姑錢塘丞殷履直妻卒公童孺時殷夫人嘗教以王孫五都等賦飛龍造化等篇後刺湖州時爲撰書墓碣

二十六年戊寅三十歲是年母殷夫人卒權厝於東都

二十九年辛巳三十三歲在東都從父兄偃師丞春卿卒新書春卿傳云臨終捉眞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誘汝後眞卿主其婚嫁

天寶元年壬午三十四歲是年歸京兆秋扶風郡太守崔琇舉公博學文詞秀逸科元宗御勤政樓策試上第十月授醴泉尉公過瑤臺寺懷圓寂上人詩序云眞卿以天寶元年尉醴泉公與陳郡殷寅（公舅踐猷之子）河東柳芳南陸據蘭陵蕭穎士趙郡李華汝南邵軫鄧州趙曄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誼敦交道也

二年癸未三十五歲罷醴泉尉事詣洛陽訪吳郡張旭於裴儼宅請授草書筆法新書旭傳云善草書傳其法者惟崔邈顏眞卿而已公自書帖云自南朝來上租多以草隸篆籀爲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但曾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糟粕恨無分送不能佳耳又作懷素草書歌序云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眞正卿早歲嘗接遊居屢蒙激勸告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

五載丙戌三十八歲前在醴泉以清白聞爲關內道黜陟使王鉷所荐授通直郎（唐會要通直郎從七品）陟

長安尋罷尉事再至洛陽寓裴儼宅月餘作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仍歸長安

六載丁亥三十九歲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以陳郡殷克齊爲判官（克齊踐猷長子

攝之第三子）十月歸自河東立父惟貞墓碑（陸據撰文蔡有鄰八分書）

七載戊子四十歲八月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河南岑參作胡笳歌送之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公至立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時范陽魯炆爲隴右節度哥舒翰別奏公至隴右翰宴之公謂翰曰中丞自卽將授將軍便登節制後生可畏爲無人乎時炆立在階下翰指炆曰此人後當爲節度使矣是載公長子頗生

八載己丑四十一歲自河隴歸再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河東人鄭延祚母卒二十三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八月自河朔歸遷殿中侍御史宋璟第四子渾爲中丞御史吉溫以私怨搆渾謫賀州公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尋爲宰相楊國忠所忌諷中丞蔣列奏爲東都畿（以唐洛陽爲東都）採訪使判官

九載庚寅四十二歲七月兄幼輿卒於長安八月再轉殿中侍御史公撰兄允南神道碑云元宗嘗撰華嶽碑並書天寶九載令御史大夫王鉉作百本以賜朝臣家獲二本者四族而君以兩省官（允南時爲左補闕）弟真卿以殿中侍御史居其一焉每正至朝賀宰相以下登殿者不過三十人而君與真卿法服於含元殿舞蹈而衣袂接焉（大宗家廟二碑皆載此事云舞蹈而衣袂相接者三）朝覲宴集必同行列故兄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露陪

十載辛卯四十三歲公弟允臧以制舉縣令對策及第授延昌令

十一載壬辰年四十四歲遷武部員外郎（是年正月改兵部爲武部）判南曹書南陽岑勛撰多寶塔感應碑公書之傳於今者以此碑爲始自書銜云判尚書武部員外郎金石萃編云是時公爲東都探訪判官此碑（嘗云判探訪何以云判尚書不知公爲國忠所忌出爲探訪判官此外官也由侍御史再轉而爲武部員外

郎則入爲朝官矣安得復判採訪其曰判尙書者員外郎掌武官選舉總判武部尙書所掌事耳舊書武部員外郎上有轉侍御史四字新書以再轉二字易之故萃編冒上採訪判官讀之因而致誤。書駕部郎中程浩撰夫人廟堂碑（今存殘本七十一字爲華州王氏所藏其全文見元至正元年太平路總管賈度重摹本多贅塔碑及是碑皆建於四月二十二日戊戌是載四月爲丁丑朔故二十二日爲戊戌二碑皆誤書作乙丑）書自撰工部尙書郭虛己碑河南府參軍郭揆碑

十二載癸巳四十五歲六月詔補尙書十數人爲郡守宰相楊國忠怒公不附己謬稱精擇以公出守平原郡元宗宴公等於蓬萊前殿賦詩贈帛以寵其行河南岑參作詩送之時河東節度安祿山逆節頗著公至平原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譏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書生不足虞也公自典校時卽考五世祖之推與陸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以上成句者廣而編之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名曰韻海鏡源至是與郡人勃海封紹高質族弟渾等修之成二百卷屬祿山作亂止其四分之一九月魯山令元德秀卒公書其墓碑後人爭摸寫之與李華撰文李陽冰篆額及德秀人品爲四絕（趙氏金石錄謂是碑爲建中四年秋書其時公已爲李希烈所困安得爲德秀書碑據李華撰德秀碑云德秀卒於天寶十二載九月則魯公書碑當在是載之後）

十三載甲午四十六歲在平原二月書晉夏侯湛撰漢太中大夫東方朔像贊并書自撰碑陰記（碑在今陵縣署）

十四載乙未四十七歲在平原（公之爲平原在天寶十二載留譜於十四載下又云轉兵部員外郎公旣以武部員外郎出爲平原不得於此再轉兵部且兵部卽武部也留譜誤）十一月安祿山舉范陽兵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元宗初聞祿山之變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

平至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爲乃若此祿山初尙移牒至公令以博平軍屯七千人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爲副公乃募勇士旬日得萬人遣錄士參軍李擇交統之簡閱以刁萬歲和琳徐皓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濟南太守李隨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饒陽太守盧全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十二月十二日祿山陷洛陽殺東郡留守李愷中丞盧奕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子光來徇河北公恐搖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斬子光密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棺殮祭殯爲位痛哭人心益附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守土門公遣甥盧遜至常山告郡守從父兄杲卿相與起義兵犄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欽湊擒邈千年送京師土門旣開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共斬僞署景城守劉道元傳首平原公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公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軍威大振其附祿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祿山方自率衆而西至陝號聞河北有變而還

十五載丙申四十八歲正月八日賊將史思明陷常山杲卿死之於是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都信都復爲賊守公乃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乙巳以充本郡防禦使守城功詔加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三月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客李粵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公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公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粵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公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粵爲年少輕慮必無所

成公不得已辭之。粵就館復爲書說公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公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人借之。《舊唐書》作一千從新書。粵將去，公謂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吾子何以教我？粵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嚙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都，斬其守將，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嚙口之路，出千里之兵，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下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公然之，乃移檄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賊帥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六月癸未朔，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軍聲大振，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絕平原，救軍公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公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公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公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公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時范陽節度使李光弼合汾陽王郭子儀之兵，敗思明於嘉山平原之圍，遂解。

十三載丙申，四十八歲正月，加戶部侍郎兼平原郡太守。三月，兼河北招討採訪使。七月，肅宗卽位，靈武改元至德。有賀卽位表，初，公聞李光弼下井陘，卽斂兵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數遣使張雲子主簿李銑等，以織九裏書由閑道上表陳事。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又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河北招討

採訪處置使守平原時肅宗所致赦書亦以蠟丸達公公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劉正臣等尅期南來行已有日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公使和琳以一萬二千入馬百匹救河間琳爲子奇所擒河間饒陽景城樂安遂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十月祿山又遣騎將康沒野波攻平原公覺之兵馬旣盡人心危盪不可復振公乃棄郡渡河沒野波緩策不追及聞渡河乃佯爲追躡是以得脫於難歷江淮荆襄與各道採訪使計會兵馬竟不可得而平原等郡遂盡陷於賊是載公次襄城時節度使魯炆保南陽爲賊所圍城中食盡中使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甄仲犀不可公曰曹使旣果決不顧萬死之地何得沮之縱爲賊所獲是亡一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愛焉仲犀乃以騎助之賊不敢逼日昇旣入城衆皆躡躍至德二載丁酉四十九歲二月帝至鳳翔召公赴行在四月公朝鳳翔行至武當郡奉詔除憲部尙書（憲部卽刑部改名）有讓表六月加御史大夫有謝表（留譜云新書行狀月日不同今從家譜）八月弟允臧以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公上表謝時仲兄允南遷司膳郎中奉詔給驛召至鳳翔與公相見當代榮之中書舍人崔漪帶酒容入朝公劾之貶右庶子又劾諫議大夫李何忌在臥不肅且彈其不孝宰相房瑄黨何忌據託以酒醉入朝貶爲西平郡司馬十月元帥廣平王（卽代宗）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僚致謁於朝堂百僚拜王答拜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爲王都虞侯先王上馬公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子每出諄諄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優容之卿勿復言乃以奏狀還公肅宗將還西京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公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深達禮體時太廟爲賊所毀公奏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旣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肅宗紀十月

丁卯上入長安九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哭於廟三日據此則公之秦固已酌而從之矣舊書本傳與紀異公扈從還京時允南遷司封郎中允臧爲殿中公爲尙書兄弟三人同時臺省公於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是月宰相爲崔圓李麟苗晉卿三人十二月出爲同州刺史有謝表（是載十二月始復郡太守爲州刺史十一月尙無同州刺史之稱故新書本傳改爲馮翊太守案公集謝表亦稱同州刺史與舊書合則公之到同州任當是十二月事）道過郃陽有烈士左伯桃墓詩（詩佚）

三載戊戌五十歲二月肅宗改元乾元三月轉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謝上表封丹陽縣開國侯（舊書本傳無丹陽之封新書作丹陽縣子行狀作丹陽縣開國子）案公書祭姪季明文及放生池表皆著丹陽縣開國侯攷職官志上州刺史爵開國侯蒲上州也不應封子陽作楊侯作子皆史誤也）四月贈祖昭南華州刺史公嘗手書其告有謝贈祖官表五月贈景卿太子太保景卿被害時張通幽譖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至是公表其枉諡曰忠節公與兄國子司業允南表謝九月書自撰祭姪季明文有草稿存十月戊申赴蒲州辛亥過華陰題名金天王廟（金天王華嶽神也開元元年十月封題名刻在周天和碑側）公遣從子泉明至河北訪求血屬初李光弼郭子儀收復常山出景卿袁履謙及將吏等妻女數百人於獄轉徙賊中窮窘無告泉明悉以歸蒲州公贖給久之資送歸里泉明又以公命購其父景卿尸於河北弟季明尸於洛陽景卿失一足季明得其首公以景卿尸與張濬所歸髮葬於長安而以季明附焉公爲御史唐明誣劾貶饒州刺史道過東京作祭伯父豪州刺史元孫文（元孫墓在東京鵠店東北高村原）

乾元二年己亥五十一歲公在饒州民苦盜公計擒首惡磔諸市四境肅然有顏司徒碑銘六月拜昇州刺史（江寧郡以元年改置昇州）充浙江西道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有謝表擢權舉爲行軍司馬（臯德權之子）是年有與蔣明遠帖李侍御寫真贊有天下放生池碑銘

三年庚子五十二歲時揚州長史劉展將反公豫飭設備都統李垺以爲生事非短之（明年十一月展果舉兵反垺與展戰於淮上敗績）二月以杭州刺史侯令儀代爲昇州刺史召公入朝爲刑部侍郎（舊書本傳作刑部尚書今從新書）閏四月肅宗改元上元公作朝議大夫徐秀神道碑七月作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八月宰相李輔國矯詔遷元宗居西宮公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又爲御史中丞敬羽所誣貶蓬州長史公由嘉陵路出閬州新政縣作鮮于氏離堆記（在今四川南部縣）

上元二年辛丑五十三歲是年九月去年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首歲公在蓬州救災恤患民頌其德

元年壬寅五十四歲是年復以建巳爲四月改元寶應閏四月代宗卽位五月拜公利州刺史屬羌賊圍州城不得入詔赴上都七月以仲兄國子司業允南官贈父惟貞祕書少監母殷氏蘭陵郡太夫人二告皆公自書有謝表（案肅宗以是年四月丁卯崩少監告身下於七月二十七日謝表批答當是代宗家廟碑作肅宗蓋奉制在四月以前至七月始下告耳）十一月允南卒公爲撰神道碑十二月戶部侍郎劉晏以公文學正直舉以自代詔從之以晏爲國子祭酒以公爲戶部侍郎有謝表

寶應二年癸卯五十五歲三月改吏部侍郎（舊書本傳作戶部新書作吏部據放生池碑陰記蓋由戶部轉吏部也）加銀青光祿大夫有謝表七月代宗改元廣德八月荆南節度使李峴入爲宗正卿拜公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使有謝表舉壽安尉殷寅爲推官未行以衛伯玉代之除公尚書右丞（舊書本傳作左丞從新書）十月吐蕃犯京畿公扈從至陝州十二月車駕將還京師公請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曰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公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壞邪載深銜之有工部尚書臧懷恪神道碑

二年甲辰五十六歲元年八月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拒命於汾州公請奉詔召之是年正月癸未改檢校刑部

尙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未行公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方受命事無益矣上問其故對曰懷恩阻兵是其反側明矣頃陛下避狄於陝臣方責以春秋之義云寡君蒙塵於郊敢不恭問官守當是時也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攘去犬戎卽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且明懷恩反者獨河東節度辛雲京澤潞節度李抱玉及中官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部曲信結其心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喻以禍福必相率而歸耳上從之留公知省事二月有與李太保帖三月伯父元孫贈祕書監公表謝是月晉封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八月作和政公主神道碑（公主肅宗女降河東柳潭）十一月朝士以汾陽王郭子儀及其子先鋒晞破土蕃歸因爲興道之會尙書左僕射郭英又詔事軍容使魚朝恩擠入座尙書坐其下公移書糾之有草稿存是月作伯父元孫神道碑作贈太保李光弼神道碑（碑爲張少悌書在陝西富平縣）書自撰贈太保郭敬之家廟碑（敬之子儀之父在陝西布政司）又有與李太保帖是冬兄幼輿卒於江陵

永泰元年乙巳五十七歲八月作刑部侍郎孫遜文集序作左金吾衛大將軍康阿義屈達千神道碑十月有與李太保帖

二年丙午五十八歲公在刑部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士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公上疏切諫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二月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元載坐以誹謗貶硤州別駕書硤州帖又有廟享議朝會有故去樂議三月移貶吉州司馬道出潭陽書舊作左伯桃墓詩於蒲塘客舍有蒲塘辨六月書東林西林二寺題名十一月代宗改元大歷

大歷二年丁未五十九歲在吉州著盧陵集十卷正月書自撰京兆尹鮮于向神道碑十月書祖關二大字於靖

居寺有靖居寺題名書守政帖

三年戊申六十歲在吉州三月作井山華姑仙壇碑作南嶽魏夫人仙壇碑四月除撫州刺史爲神霄觀道士譚仙巖書馬伏波語十一月弟允臧卒於江陵（時允臧以江少尹受代徵入未行而卒）

四年己酉六十一歲在撫州與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取舊著韻海鏡源二百卷增廣之成五百卷四月作兄幼輿弟允臧神道碑歸祔幼輿允臧於上都時同生十人零落皆盡惟公獨存作寶應寺翻經室記華蓋山王郭二眞君壇記

五年庚戌六十二歲在撫州治陂灌田民賴其利公歿後州人建祠祀之宋曾鞏爲之記正月一日書逍遙樓三大字（碑在廣西臨江縣）三月作贈梁州刺史徐秀碑（碑爲韓擇木八分書李陽冰篆額）四月作舅氏曹州司法殷踐猷墓碣又書自撰踐猷子大斌令攝碑十二月作廣平相國宋璟神道碑（碑在直隸沙河縣）

六年辛亥六十三歲三月作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閏三月罷撫州事命左輔元編次臨川集十卷四月書自撰麻姑山仙壇記又書小字麻姑壇記書前道州刺史元結撰大唐中興頌（在湖南祁陽縣悟溪磨崖刻）八月至上元縣撰慈恩寺常住莊地碑（碑爲韓擇木八分書代宗篆額）十一月拜十三世祖晉西平靖侯含墓書自撰太宗碑（自含以後七世皆葬上元幕府山）作題虎邱清遠道士詩後詩（宋留元剛忠義堂帖有公書虎邱清遠道士詩及公自題詩款云大歷五年十二月十日刑部尚書顏眞卿書案公爲刑部尚書不在此時大歷五年公在撫州不應題詩虎邱此詩當是六年公至上元時作題款及書皆僞託也）

七年壬子六十四歲五月至宋州書自撰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八關齋會記（碑在河南歸德府）九月歸至東京起家除湖州刺史十一月自東京遷母蘭陵郡君柩歸葬上都祖塋有與夫人帖

八年癸丑六十五歲正月至湖州刺史任七月追建放生池碑銘公務之隙招集文士前殿中侍御史廣漢李尋
處士吳陸羽國子助教州人稽沖評事范陽湯清河（文集誤作評事湯某清河丞據竹山聯句石刻訂正）
（太祝河東柳察長城丞潘述前梁縣尉河東裴脩常熟主簿蘭陵蕭存嘉興河南陸士修及後進楊遂初
崔宏揚德元胡仲南陽湯涉京兆韋介左興宗族人蔡（文集誤作蔡）策金陵沙門法海等取舊韻海
鏡源五百卷刪煩補闕爲三百六十卷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建韻海樓於郡治至冬徙於州西南村
山之妙峯寺寺爲梁武帝所置公建亭其中以癸丑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成陸羽爲名之曰三癸亭
產丹青紫三桂桂下有支徑時殿中侍御史袁高爲浙西觀察判官巡部至州適會於此因呼爲御史徑公
有題杼山癸亭得暮字詩云歛搆三癸亭實爲陸生故又有謂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詩爲此亭作也
寺僧皎然字清晝謝靈運十世孫工詩辭公修韻海預其論著公有贈皎然詩云繕亭歷三癸趾趾鄰什寺
又云衛法大臣過佐游羣英萃謂袁侍御陸處士及同游諸子也先是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
參軍范陽盧鏐江寧丞京兆韋寧壽州倉曹朱弁及周愿沈殷李蕃族人渾暄等亦嘗同修韻海未畢各以
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祕書郎蔣志評事呂渭大理沈益劉全白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祖山周閏司議邱悌
臨川令沈咸右衛兵曹張著兄纂弟薦薦校書郎權器與平丞韋桓尼及後進房夔崔密崔萬寶叔蒙裴繼
兄子超永穆丞峴公子顏頤等（妙喜寺記云愚子顏頤案大宗家廟二碑皆無顏頤之名當卽公子顏頤
原名也）往來山寺商榷古今爲一時文從之盛有聯句詩一卷其與聯句之會者尙有起居舍人楊憑憑
弟協律郎凝拾遺耿諱侍御皇甫會推官康造同官主簿陸涓李觀詹事司直房益長城尉裴循柳淡吳筠
強蒙范縉王純王修甫史仲宣裴幼清釋塵外族子粲從子須顛頊等皆杼山游侶也（全唐詩聯句有李
益乃沈益房益之譌李益與李賀齊名在魯公之後）又嘗遊峴山觀左相李適之石罈斂飲爲樂十二月

有吳興沈氏述祖德記

九年甲寅六十六歲在湖州正月書伯父元孫千祿字書於刺史宅之東廳院韻海鏡源成作杼山妙峯寺碑三月作竹山聯句詩五月書自撰茅山道士李含光碑（碑在江蘇句容縣茅山玉晨觀）八月書舊撰天下放生池乞額表并撰碑陰記（碑刻忠義堂帖）作浪跡先生張志和碑

十年乙卯六十七歲在湖州八月魏博節度田承嗣將盧子期就擒於磁州十一月承嗣瀛州刺史吳希光以城降書近聞帖是年九月書自撰商州刺史歐陽瑾碑有元次山墓表時公子頗自河北歸頗以天寶十五載爲質於平盧將劉正臣時年十餘歲至是始歸僧皎然有奉賀顏使君二十八郎隔絕自河北遠歸詩二十八郎謂頗也其詩云相失值氛烟纔應掌上年久離驚貌長多難喜身全然公撰大宗家廟元孫杲卿等碑皆謂頗死逆胡之難太宗碑又謂頗工隸書太子洗馬家廟碑亦云頗工小楷洗馬而公撰高祖勸禮碑則云頗善隸書太子洗馬鄭王府司馬不幸短命蓋三碑俱撰於頗未歸之前當常山被陷時傳聞頗已遇害故朝廷有五品官之贈所謂太子洗馬鄭府司馬卽贈官也越十有七八年而頗始自河北歸其時年已三十內外矣至建中元年公刻家廟碑後記但言男頽男碩而不及頗蓋頗歸在大歷八年以後故公撰妙喜寺碑但云愚子頽願（卽頽碩原名）而不及頗其卒當在建中元年以前故家廟碑仍載頗之贈官而後記則不列其名也

十一年丙辰六十八歲在湖州著吳興集十卷四月作博陵崔沔陋室銘記書自撰銀青光祿大夫康希銑神道碑初嘗溪東南有白蘋洲梁太守柳惲江南曲汀洲採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因以名洲至是公始剪榛導流作七角亭及茅亭

十二年丁巳六十九歲公爲元載所忌斥外十有一年三月載伏誅四月作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五月作項

王碑陰述書自撰湖州射堂記書中書侍郎楊綰撰李抱玉碑是月公以綰薦召入朝八月擢刑部尚書公自書其告十一月以所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獻於朝是月作友壻京兆尹杜濟墓誌并爲濟撰書神道碑書自撰殷履直妻姑顏君碑（碑在河南洛陽縣）

十三年戊午七十歲正月三上章乞致仕不許二月奉使謁昭陵有過瑤臺寺懷僧圓寂詩三月贈吏部尚書書自撰廣平相宋璟碑陰記（刻在沙河碑側）

十四年己未七十一歲五月代宗崩德宗嗣位公以本官充禮儀使有請除禫服奏請除素練聽政奏公以高祖以下七聖諡號文字繁多乃上議取初諡爲定兵部侍郎袁倓議云陵廟玉冊已刻不可輕改然實妄奏不知玉冊皆刻初諡而已七月書程浩撰馬璘新廟碑十月代宗神主將升祔太廟公以元皇帝代數已遠準禮合祧請遷於西夾室從之有議元皇帝祧遷狀

建中元年庚申七十二歲三月奏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詔下議之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於是議者有三一曰必存其廟徧立羣主時饗之二曰建廟存主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不決而罷（舊書德宗紀及禮志但稱禮儀使奏未著公名時公領使職禮志又載會昌六年鄭亞等奏云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卽此奏也）七月書自撰父惟真家廟碑（碑在陝西西安府學）撰顏氏家譜一卷（新書藝文志載此譜未著撰人名公集有世系譜序撰於是年七月卽此譜也）八月罷吏部事時楊炎爲相惡之改太子少師（舊書作少傅從新書）充禮儀使如故外示崇寵實去其權也告有太后崇徽外家聯屬顧先勳舊方睦親姻等語考德宗母睿眞太后爲吳興沈氏舊書后妃傳云妃父易直第二子祕書少監震公撰吳興沈氏述祖德記云南齊徵士沈麟士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卽其人也記又云以眞卿江南婚姻

之舊中外伯仲之穆則公與沈氏爲世戚故是告云太后崇徽外家聯屬然公之高祖母爲殷氏會祖母爲殷柳二氏祖母及母皆殷氏伯父元孫妻元氏從兄杲卿妻崔氏同母兄闕疑幼與妻皆殷氏次兄允南妻陳氏公及弟允臧妻皆韋氏同祖姑二一適御史大夫張知泰一滴錢塘丞殷履直從祖姑適劉氏其子同昇爲江南經略伯父元孫女適盧氏其子逖死杲卿之難公女適雒丞韋政其可考者皆非沈氏近姻惟公撰會祖勤禮碑云君外會孫沈盈盧逖並爲逆賊所害沈盈不知何子之外孫顏沈之姻僅見於此所稱外家聯屬者當係晉西平靖侯合隨元帝過江徙居上元者凡七世時顏沈二家會締姻好故記云江南婚姻之舊而告遂及之蓋太后以宮女得幸生德宗於宮避史思明之亂逃散及德宗卽位訪求未得因母族單徵故託顏氏舊姻以自重又爲起居舍人朱巨川兩書其告十月壬子以卽位恩封公子右率倉曹顏爲沂水男祕書正字碩爲新泰男自李義府許敬宗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國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故開元禮及新舊唐書皆無其儀惟鄭樵通典載有元陵儀注蓋數萬言其行禮次第粲然大備然未著爲何人所定元陵者代宗之陵也代宗以是年十月己酉葬於元陵其時公爲禮儀使則是儀必公之手筆歷代國恤莫大於此經世文章亦莫大於此編公集者於小說殘碑多所搜探獨遺此文不加考訂而登之於集殊闕憾也今爲補編十一月公奏郡縣主見舅姑請行執笄之禮并請罷觀華燭仗障車下壻却扇及昏夕聲樂等儀又改擇地置帳行於堂室中禁子午卯酉年娶婦俗忌並從之

二年辛酉七十三歲九月太常博士陳京請以獻懿二祖神主祫享太廟詔公卿集議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竝昭穆闕東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卽太祖永不二向得全其始宜以主祔德明廟公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於是還二主祫於廟如公議（議載舊書禮志及新書陳京傳詳略互異）屬左輔元編訂禮樂集十卷（新書藝文志云公爲禮儀使所定

留譜誤作禮儀集）十月書自撰明州刺史王公德政碑（廣川書跋有王密碑當即其人）

三年壬戌七十四歲宰相盧杞專權忌公八月改太子太師罷禮儀使杞諭公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便公候杞於中書曰眞卿以褊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宰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先中丞謂杞父奕也天寶初拜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東都被殺傳首至平原公禮葬之事見前）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痕眞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含怒心

四年癸亥七十五歲正月庚寅淮西都統李希烈反陷汝州甲午盧杞奏曰顏眞卿四方所信使往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宣武軍節度使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公答曰君命可避乎初見希烈於許州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公將食其肉諸將叢繞慢罵舉刀以擗之公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公就館舍因強爲章表令雪己願罷兵公遣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皆爲杞所格不報每與諸子書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欲遣公還會李元平在座公責之元平慚以密啓白希烈遂留不遣時幽州節度朱滔深趙節度王武俊魏博節度田悅爲青節度李納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公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大宴逆黨召公使坐觀倡優斥黷朝政爲戲公怒曰相公人臣也柰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慚亦呵止時滔及王武俊田悅李納使在坐目公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公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邪君等聞顏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邪諸賊不敢復言希烈乃拘公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云欲阮之公恬

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興元元年甲子七十六歲作奉命帖題驛舍壁三月荆南張伯儀與賊戰於安州敗績希烈令齋伯儀旌節首級、誇示公公慟哭投地希烈令其將周會王玠姚憺等襲汝州節度使哥舒曜會等謀迴軍襲取希烈奉公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會等遂送公於龍興寺公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曠所也十一月宋毫節度使劉洽與邠隴節度使曲環大破希烈之衆於陳州希烈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公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自當燒公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遮止之十二月希烈陷汴州自稱大楚皇帝僭僞號曰武成使人問卽位儀於公公曰老夫耄矣會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希烈不敢逼

貞元元年乙丑七十七歲王師復振劉洽等乘勝進攻汴州希烈慮蔡州有變將挾公自隨正月五日先遣公自汝至蔡十九日書移蔡帖時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伏誅希烈聞之怒乃使闖奴與景臻等殺公先曰有敕使拜曰宜賜眞卿死公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者何日從長安來曰從大梁來公罵曰乃逆賊耳何敕邪遂縊殺之時八月十三日乙丑也至二十四日丙戌始聞於朝（新舊書本傳皆作興元元年八月十三日爲希烈所害通鑑綱目從之而舊書德宗紀又作貞元元年正月癸丑聞公之變案是年正月爲丁酉朔癸丑乃十七日公有移蔡一帖作於貞元元年正月十九日則非癸丑聞計可知今從書德宗紀作貞元元年八月丙戌八月爲癸亥朔丙戌乃二十四日也）明年希烈爲其牙將陳仙奇醜死淮西平朝廷命仙奇爲淮西節度十一月以公之喪歸京師德宗輟朝五日詔錄其功贈司徒諡曰文忠仍賜布帛五百端男頡頤等喪制終所司超授官秩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公一子五品正員官故頡頤得錄用及盧杞旣廢德宗嘗謂李泌曰人皆言杞姦而朕不覺泌曰陛下能覺安致建中之禍李揆和藹（事在

建中四年七月。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文宗時以公會孫宏式爲同州參軍。穆宗時授顏峴贊善大夫。宣宗時授顏溫鳳翔文學。昭宗時授顏堯禮部郎。皆公後裔也。

顏魯公世系表

顏氏在唐無宰相故世系表不列於新書畢尚書沅著關中金石記取史傳所載編世系表附顏氏家廟碑
 後於顏氏子姓尚多闕遺今據魯公所撰家廟大宗勸禮元孫臬卿允南幼輿允臧等碑重加攷定詳列於
 左本驥識

勝之字宏 道巴陵 太守度 支校尉	威字叔臺 魏青徐 二州刺 史關內 侯始自 魯國居 琅邪	
炳之字叔 豹輔國 軍夏王 參軍	欽字公若 廣陵太 守給事 中葛繹 貞子	
見遠字見 遠齊 侍書 御史 兼中	默字靜伯 汝陰太 守襲葛 繹子	
協字子和梁 鎮西記室 參軍	繼 合字宏都晉 侍中右光 祿大夫西 平靖侯始 自琅邪居 丹陽	
之儀周御正御 史中大夫 麟趾學士 隋集州刺 史新野公	警字君道東晉 侍中光祿勳 西平定侯	謙安成 太守 約零陵 太守
	繼字文和騎都 尉襲西平侯	
	靖之字茂宗宣 城太守御 史中丞	

丞

勤禮七子表為魯公而作勤禮以前止載兄弟不及兄弟之子孫自勤禮分支子孫可攷者備載

之推字介北齊

思魯字孔歸隋

師古字籀崇文館學士

給事黃門侍郎待詔

司經校書

相時崇文館學士

文林館平

東宮學士

唐秦王記

原太守始

室

自丹陽居

京兆

勤禮字敬宏文崇賢學士贈號州刺史

之善隋葉令

愍楚直內史省

育德

游秦曲校

秘閣

昭甫本名

元孫字聿

春卿偃師丞

紘方義主簿

顯甫字周

修濬

吳卿字斯衡尉卿

泉明彭州司馬

誼義王洛議

卿晉
曹二
王侍
讀贈
華州
刺史

三州
刺史
贈秘
書監

兼御史中丞攝
常山太守贈太
子太保諡忠節
新唐書本傳
云與真卿同五
世祖案臬卿與
魯公同祖五世
字衍

曜卿
洛川
司馬

旭卿
允山
令

茂會
犍為
司馬

威明
邛州
司馬

季明
贈善
贊左

證右內
倉曹

訊兵曹
參軍

證訊皆臬卿之孫

涪贈尚食
奉御

淮溧水
令

華

正

翹

翹華原
主簿

自涪以下皆臬卿兄弟之子

翊

贈左贊善

家廟元孫二碑作翊是大宗臬卿二碑作翊非名從言翊者臬卿孫輩也翊是臬卿兄弟之子

翊

襄陽尉

觀宏文進士

觀鹽亭尉

觀

永穆丞

峴穆宗時為推鹽巡官追錄汝州功授右贊善

明都水使者

襲明

微明

德明

通明獲嘉尉

將明昌明尉

克明
崇文
明經

子幹公劉府果
殺贈都水
使者

盈枝

詔彭王
叅軍

臬卿之從孫

惟貞字叔堅

闕疑
杭州
參軍

薛王友

允南字去惑國子
京兆兵曹襲金
鄉穎男

贈秘書

少監國

子祭酒

太子太

喬卿

富平

尉

頻校書

郎

頻郎

尉

願朝邑

願尉

大師魯國文忠公
贈五品
京官

顏魯公長子天寶十五載年十餘歲為質於平
盧將劉正臣河北陷開顏死故有贈官大歷十

傳云真卿師古五世從孫案師古與公會祖勤禮為親兄弟則公乃師古之從會孫也非五世從孫

允臧字季寧江陵人
少尹
顏歙州叅軍曲阜男

顏初名頰左率倉曹沂水男授五品正員官

頰初名頰秘書正字新泰男

年公刺湖州頰忽歸僧皎然詩目所謂奉賀顏使君真卿二十八郎隔絕自河北遠歸也建中元年公撰家廟碑其時頰已物故故仍書贈官金石錄有韋稔撰幽州復舜廟頌貞元十二年率倉閩八月立正書篆額皆曹沂頰所作也王暉秋澗集云頰書畫端莊殊有父風

從覽

從覽宏式皆魯公會孫

宏式文宗時授同州叅軍

溫宣宗時授鳳翔文學

溫堯皆授魯公後裔世次未詳

堯昭宗時授禮部郎中

顏富陽尉

墨池編有鄧州文宣王廟碑頰所書也

禹常州叅軍

金石錄有令狐楚撰晉祠新松記禹所書也

顏自頰以下皆魯公兄嗣疑為卿真長之子

頰校書郎

家廟碑作頰是勤禮碑作頰重見一尤南子一頰之誤也

頰大直

頰河陽尉

頰太子洗馬

家廟勤禮二碑作頰是大宗碑作頰重見一魯公子一頰之誤也

頰常執令

頰常執主簿任城男

頰凌儼男

頰清源尉

項衡尉主簿

頰京兆參軍

頰京兆參軍

頰

須瑀

長卿

晉卿

邠

充國

質

大宗家廟二碑皆載元孫五子惟貞七子魯公於同父兄弟其
 次在第六於同祖兄弟其次在第十一而公書廟碑題名自稱
 第七男書元孫千祿字碑殷夫人顏君碑自稱第十三姪男與
 大宗家廟二碑不合攷公撰曾祖勤禮碑敘元孫五子惟貞七
 子外又云長卿晉卿邠充國質皆無祿早世此五人者長卿晉
 卿當係公之同祖兄故公次第十三邠充國質當係同祖弟以
 無祿早世故大宗家廟二碑不列其名又據公撰殷踐猷墓碣
 云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真卿之先妣也中年孀釐遺孤十人未
 能自振君悉心訓獎皆究恩義故能長而有立則長卿等五人
 中當有三人係公之同父兄弟其二則景卿之兄弟也又據
 公撰允南碑云惟貞府君之二子幼輿碑云惟貞府君之第
 六子則公兄弟之早世者當有一人在允南之下幼輿之上故
 公次第六其二人則公之弟也

敬仲吏部郎
男中平
昌男

與兄昭甫皆勤禮元配殷夫人出

殆庶

殆庶等五子勤禮繼配柳夫人出柳係中書令奭之妹奭以高宗王皇后外祖坐與褚遂良諫廢

無恤

后事被誅勤禮以妻親累貶夔州長史殆庶等以奭之外甥終身不得仕進

少連

顏魯公全集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環維揚參校

賦

象魏賦以象懸國章道崇政理爲韻

曰有唐之建都兮蓋法天而立象濬重門於北極聳雙闕以南敞夾黃道而崑峙于青雲之直上豈一人之是憑抑萬國之攸仰泊乎青陽戒節玉紀迴天萬戶聞漏以傳響百僚執贄而獻年適人之木鐸旣徇天子之金章是懸觀乎宸發大號孳崇聖德澤如春流義若泉塞公卿翼翼而仰化黎庶欣欣而無忒自皇明而播九重由京師而降萬國美哉真感代之聖明也爾其闕之爲用也叶古典而新章積非煙之疊疊曩佳氣之蒼蒼扣峻壙以龍峙屹中天而鳳翔伯玉過而必肅子牟懷而不忘若乃盤礴國門巍峨穹昊覆瑤草於葦路接青槐於馳道巨玉斗而彌永半金城以處好旣悅功於子來抑有符於靈造及夫霜天蕭索曙景涵風對巖廓而隱麟映玉樹以玲瓏旣岌岌以業業亦穹穹而崇崇縱黃金與紫貝孰並美而傳功童子何知謬膺邦政徒欲竭其鄙思諒難酬於嘉命且賦頌之作本乎情性雖杼軸而屢空聊高歌以爲詠亂曰巍巍雙闕兮岳立雲峙政令因斯以縣有兮黎元賴此以獲理敢頌美於一時庶流芳於千祀

表

皇帝卽位賀上皇表至德元載七月

臣真卿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賊陷潼關駕幸蜀郡李光弼郭子儀等正圍博陵郡收兵入土門王師旣還百姓震恐憂惶危懼若無所歸臣不勝悲憤之深遂遣腳力人張雲子間道上表猶恐不達又差招討判官信都郡武邑縣主簿李銑相繼間行（一本無間字）銑及雲子前後並到靈武郡奉皇帝七月十二日敕伏承陛下命皇太子踐祚改元皇帝上陛下尊號曰上皇天帝臣及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蹈舞拊膺不勝感咽（一本無此四字）其張雲子回皇帝授臣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其李銑回又授臣銀青光祿大夫顧以庸微頻叨寵命道路隔絕辭讓無由進退失圖伏增惶懼竊以逆賊安祿山孤負聖恩憑陵寓縣禍盈惡稔尚稽天誅今皇帝撫軍蒼生賈勇豐鎬河洛指期可平伏願陛下垂拱頓神以覩廓清之慶臣官守有限不獲隨例闕庭無任懇款悲戀之至

上皇批答（常衮行）

兇逆亂常侵侮中夏潼關失守京國不甯朕因涉岐梁至於巴蜀遂命皇帝肇登寶歷爰靖妖氛今官軍益振回紇効款即擬南行共爲翦滅卿忠惟奉國孝則保家懷不二之心秉難奪之操皇帝累申寵命兼以崇班宜有懋於深功（一作宮）且用光於重守

讓憲部尚書表至德二載四月

臣真卿言臣聞無功受賞爲善不勸有罪不罰爲惡罔辨陛下克復之期匪朝伊夕至如賞罰二柄事在必行苟或不明於何取則臣以愚懦叨守平原屬逆賊安祿山背叛聖恩擾犯河洛臣堂兄杲卿以常山太守首開土門臣與河北諸郡因之固守人臣本分夫有何功上皇授臣戶部侍郎兼知招討採訪等使已失人望緣賊未滅遂不敢辭又令李光弼郭子儀賀蘭進明等與臣計會同討凶逆三數月間河北向定屬潼關失守大駕西巡

光弼等卻入土門諸郡危逼陛下御極又錄臣無功寵以非次常伯亞相一時猥集臣兄允南弟允臧等連榮臺省一男三姪皆授好官在臣一門叨幸斯極殞身碎首無以上報臣常使判官鉅鹿郡南和縣丞賈載姪男永王府典軍廣成及行官鄧昌珍楊神功裴法成等十餘人將綵物絹帛相繼渡海與劉正臣計會共和兩蕃（一本兩作三）正臣等尅期南來行已有日屬逆賊史思明尹子奇等乘其未至悉力急攻諸郡無援相次陷沒皆由臣孱懦無謀致此顛沛誠合殉命危難死守孤城以爲歸罪闕庭愈於受擒賊手所以懼逸偷生過河緣劉正臣使楊神功將牒與臣索兵馬及盤瓶錦帳令應接奚契丹等不與其勾當伏恐陛下貽憂又恩救先超授吳郡司士鄭毓樂安郡太守令於江淮南兩道度僧道取錢與臣召募士馬令應接河北臣由此未獲卽赴行在遂至廣陵丹陽等郡各與採訪使計會竟不得兵馬卽累奉聖旨許臣入奏行至武當郡又奉恩命除臣憲部尚書兼令使者送告身與臣捧戴殊私不任惶懼陛下縱舍宏善貸不忍明刑在臣覲冒至深胡顏自處臣忝爲大臣繫國休戚損益國臣受其益損國益臣受其損若受任失守還期屢遷示罔無刑於臣大損非敢外飾實披至誠又臣名節雖微任位頗重爲政之體必在律人恩先逮下罰當從上今罪一人則萬人懼若怯於龍四海何瞻伏願陛下重貶臣一官以示天憲使天下知有必行之法則知有必賞之令寵榮過於尚書遠矣無任懇悃之至

肅宗批答

卿才推翰苑望重朝廷昆弟成名俱效忠節頃讞蠱縱毒郡邑多虞卿能審事宜捍禦兇盜雖平原不守而功效殊高躬自歸朝深副朕望允膺曳履之命無至免冠之請

謝兼御史大夫表至德二載六月

臣竄卿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兼御史大夫本官如故恩榮屢之成命由臨泰戴殊私慙惶靡據（中謝）臣

辱微有素抗直無聞比守平原困於凶賊不能死節負義歸朝斧鉞之誅甘心待命崇高之位不次頻叨孟夏之中始操刑柄數旬之內兼總憲司撫已缺如負乘斯甚將何以明刑天下振舉朝綱臣聞秦漢之時凡有制詔皆下丞相御史府人到於今稱爲副相東方朔舉自古聖賢以次百官乃以孔某爲御史大夫則知其官何可妄授况列曹尚書古之常伯如天之有斗豈易其人昨以表辭非敢矯舉恐煩天聽僂僂就班候隙請問方擬牢讓不圖榮寵又集微軀聖恩頻繁固令卽上陳明莫遂惶懼益深又臣竊見近日朝列之內或有身兼數官苟貪利權多致顛覆害政非一妨賢實多臣嘗念之其忍自冒無任懇迫屏營之至謹詣閣門陳謝以聞倘天聰聽早猶冀少迴恩命停臣一職別授忠賢則雖死猶生期於畢力臣某云云

肅宗批答

卿德重才博久而益彰深竭忠貞克著名節乃今再造區夏藉卿以振朝綱曳履之榮允膺其象弄印之寵無以易卿旣簡朕心不至謙讓所謝知

同州刺史謝上表至德二載十二月

臣竊卿言伏奉某月日恩制除臣同州刺史以某日至郡上訖受命祇懼伏增戰越（中謝）臣自失守平原萬里歸命甘心斧鉞用微敗亡陛下錄纖芥之誠捨邱山之罪超司秋典再長憲臺宗伯亞相一時猥集在臣叨幸何以克堪誓當粉骨碎身少酬萬一而力微任重福過災生涓塵莫效咎愆仍積上負聖明之恩下慚魯衛之士墜水加劍未塞深尤製魅投荒乃爲誅造陛下識其眉目矜其要領待罪猶忝於左馮黜官不離於本秩感念恩德淪於心髓木石知變况在微臣伏惟陛下察其贛愚收其後效臣雖萬死實荷所天竊以此郡破亡再陷凶逆生靈塗炭邑室空虛後會者雖或蓋賊死之責向未歸復謹當勵精悉力宣諭皇明旬月之間竊有所校伏惟

陛下減省聖慮不以此郡爲憂則臣之愚忠生死萬足其戶口實數并利害切急者伏望容臣括責續狀奏聞無任感戀之至

肅宗批答

卿夙負名器列在朝廷委弄印之傳兼曳履之寵而乃事乖執法情未滅私朕念以舊勳遂從寬宥今左輔之郡凋敝之餘宜加撫存以申來效所謝知

案舊書本傳云出爲同州刺史新書本傳云出爲馮翊太守至德二載十二月始復郡太守爲州刺史公以是載十月自鳳翔扈從還京爲宰相所忌出貶同州其到任謝上當是十二月事應以舊傳爲是是表標題及除臣云云集本皆作馮翊太守今從全唐文改正

蒲州刺史謝上表乾元元年三月

臣眞卿言臣今月十一日伏奉五日恩制除臣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臣緣同州先無佐官蒲州書魚未到遲迴累日不敢赴上中使張抱誠至奉宣恩命令臣與將軍趙瑣計會遊弈兵馬昨以十八日至州上乾祗承寵命伏增感傷(中謝)臣竊以此州之地堯舜所都表裏山河古稱天險餘凶未殄防禦是先况扼秦晉之喉撫幽并之背旣號股肱之郡實資心膂之賢伏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陛下道冠生人恩頒履方建非常之業不遺易忘之臣特委大邦俾之集事戴荷殊獎無忘寢食但臣愚騫有素智勇缺然將以鎖過艱感導揚德澤拜命之日以榮爲憂唯君知臣教其不及勤恤人隱動必以聞陛下不以爲煩則臣死而獲考矣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肅宗批答

卿箚紱之端名節素重出鎮藩翰克効忠勤況自同及蒲襟帶相接宣風布化實佇於卿特委股肱尤當勉勵防慮恤隱必應事宜所謝知

謝贈祖官表乾元元年四月一本標題脫祖字

臣直卿言伏奉二月十七日恩制臣亡祖故曹王屬曹王晉王侍讀先臣昭甫特蒙聖恩超贈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天慈錫類泉壤疏榮捧戴殊私闔門感慶(中謝)竊以臣亡祖伏膺文儒克篤前烈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特爲伯父故秘書監先臣師古之所賞愛師古每有註釋未嘗不參預焉又與學士令狐德棻等同侍天皇得備顧問有時無命天闕感年臣亡父故薛王友先臣惟貞亡伯故濠州刺史先臣元孫等並襁褓直麻孩提未識養於舅氏殷仲容以至成立臣堂兄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臯卿即元孫之子及臣兄弟等幸承貽厥之訓適遇明聖之朝各以微誠皆蒙殊獎臯卿雖死爲不朽矣臣亦何人屢叨榮祿夙夜祗懼慙戴已深不謂霑澤曲宥蒙贈俯及特蒙加等之禮實爲非常之恩感戴屏營萬死非報無任戰荷之至謹因中使內謁者監張抱誠冒死陳謝以聞(一本謝作言)

肅宗批答

卿之乃祖嘗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式覃追遠之恩俾蒙貽厥之慶加贈方岳以表哀榮所謝知

謝浙西節度使表乾元二年六月

臣直卿言伏奉六月九日恩制以臣爲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甯軍使聖德含宏不遺簪履捨其罪

屣假以靡幘感戴恩榮死生知報臣某中謝臣以爲全吳舊國分閩重權賁東海以自資塹西河而作固九州天險之地六代帝王之都是以魏文與嗟甘從南北之限符堅恃衆一本恃衆作怙侈愛喪百萬之師豈不以形勝是先腹心斯切親賢重寄鎮遏攸難制在庸微竈堪及此是以拜命之日以榮爲憂制書以今月四日至饒州臣以今日發赴本道取都統節度觀察使李峘處分訖即赴昇州卽當繕修甲兵撫循將士觀察要害以備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遵陛下平明之理一心戮力上答天慈伏惟陛下察臣愚忠則死且不朽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肅宗批答

卿學行有聞謀猷克壯屢經寒歲不改松筠且江甯古之帝都實爲巨防自非宿德其可濫居委卿忠誠俾當連帥宜宏籌略爲朕緝綏所謝知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乾元元年七月

臣眞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於洋州興道迄於昇州江甯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沾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於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編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臣下樓樓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惟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詔之臣猶刻金石垂於後代魏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立表頌德况

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臣眞卿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肅宗批答

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必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爲池魚鼈咸若卿慎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於中予嘉乃意所請者依

謝戶部侍郎表寶應元年五月

臣眞卿言伏奉某月日恩命以臣爲戶部侍郎榮寵自天感戴交集（中謝）臣聞地官之任邦教是資侍郎之職非賢不授况臣資性愚蒙行能無取賴以疎拙獲罪朝廷五年之間三貶官次先朝皇極猶佐濬條官階勳封盡蒙黜削待罪三年分從遐棄屬陛下以聰明睿哲嗣聖登庸恩宥廣覃授臣利州刺史詔書始下縈涉旬朔不遺易忘之臣忽奉待詔之命生死骨肉受賜已深對見之辰又蒙假以章服小臣懷惠寤寐無甯聖澤頻繁叨戴斯授循涯省分盈量則多粉骨糜軀罔知攸答無任感戴惶懼之至

代宗批答

卿門傳儒行代挹公才忠義在躬幹蠱從政頃升八座式昭水鏡之規往鎮兩河能鳴風雨之晦比雖因事見貶今則念舊錄功然以地官務殷惟才是屬周行所舉殊愜朕懷所謝知

謝吏部侍郎表寶應二年三月

臣眞卿言伏奉某月日恩制以臣爲吏部侍郎又奉某月日恩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浹辰之間殊澤滂至

恭承寵命戴荷交馳（中謝）竊以國之所急必在官人銓綜之司非賢弗授伏揆虜薄祗懼實深常恐上塵則哲之明下負竊位之責未酬萬一再沐恩私寵命忽臨舊階旋復叨榮旣感宥過何深佩玉腰金實懼在梁之刺志軀拜賜惟懷粉骨之誠施重力微罔知攸措無任荷戴屏營之至

代宗批答

卿當然詞宗雅有朝望高標勁節歷霜霰而不渝握鏡懸衡鑒人倫而式敘是用特加命數光乃純臣復銀青舊階鳴蒼之雜佩佇聞密啓以定九流舉其朝綱僉曰惟允所謝知

謝荆南節度使表廣德元年八月

臣真卿言伏奉二十七日恩制除臣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使寵命自天戰荷無地（中謝）竊以荆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南通五嶺北走上都寇賊雖平襟帶尤切雖叔子仁德元凱智義居之猶或病諸過此豈宜濫據祇承睿顧伏深慙惕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代宗批答

卿明遠偉才思貞壯節夙推公器累踐周行專城高魏尚之勛會府著山濤之績而七澤交帶三江要衝式資統尹之方雅屬旌旄之寄人祚政舉其在茲乎所謝知

奏議集

請除禫服奏大歷十四年六月

哀號在疚開闢所無誠懇尙違庶僚增懼伏見百辟並已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儻伏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卽吉屈已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冒犯宸嚴無任懇迫

請除素練聽政奏大歷十四年六月

孝德動天事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卽吉更服練中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覲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愚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

請定武成廟釋奠奏建中二年

治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

案是秦建中二年上見新唐書禮樂志開元十九年始置齊太公廟以漢張良配上元元年追封太公爲武成王以歷代名將十人爲十哲秦白起漢韓信蜀諸葛亮唐李靖李勣列於左漢張良齊穰苴吳孫武魏吳起燕樂毅列如右如文宣廟儀至是詔史館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越范蠡齊孫臏趙廉頗

秦王翦漢曹參周勃李廣霍去病後漢鄧禹賈復寇恂馬援皇甫嵩魏張遼蜀關羽吳周瑜陸遜晉羊祜王濬東晉謝元無慕容恪宋檀道濟梁王僧辯北齊慕容紹宗周宇文憲隋韓擒虎史萬歲唐尉遲敬德蘇定方張仁亶王峻王孝傑從祀東廡齊管仲田單趙奢李牧漢彭越周亞夫衛青趙充國後漢吳漢馮異耿弇段熲魏鄧艾蜀張飛吳呂蒙陸抗晉杜預陶侃前秦王猛後魏長孫嵩宋王鎮惡陳吳明徹北齊斛律光周于謹韋孝寬隋楊素賀若弼唐河間王孝恭裴行儉郭元振張齊邱郭子儀從祀西廡至貞元二年刑部尙書關播始奏定武成廟仍以張良配其十哲等名及諸將祀皆罷

更定婚禮奏建中元年十一月

奏郡縣主見舅姑請於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上行執筭之禮其觀華燭仗以婚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壻却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恩至於聲樂竊謂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氈帳擇地而置此亦非禮合於堂室中置帳請準禮施行俗忌今時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蓋禮無所據亦謂禁斷

案是秦建中元年十一月上見杜氏通典唐初公主下降舅姑皆降禮答拜惟貞觀中王珪子尚南平公主奏行盥饋之禮物議善之顯慶二年中禁舅姑拜公主令所司隨事糾聞究未能定通鑑綱目載建中元年十一月始定公主見舅姑禮則自公奏發之也景隆二年安樂公主出降假皇后仗出禁中帝及后御安福樓觀之此觀華燭仗之始也開元十六年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從施敬本等言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此擇地置帳之始也唐俗婦與旣發邀具酒食以爲戲樂上及王公廣奏音樂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所費過於聘財此又障車之俗也公奏並及數事上皆從之

疏

論百官論事疏永泰二年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默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濫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旬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册府元龜者上多誣字）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舍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而倦於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對不許闕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驗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治高祖諱當作理）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闕官袁思藝日官至中書元宗勸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元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渣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凌夷至於今日天下之弊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尙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政屬李輔國當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

落將士北走黨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卻反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捐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爲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夢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事（新書事作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案疏據舊唐書本傳錄魯公原文也新書本傳載此疏字句多異史臣宋祁節本也今以新書本附錄於後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卽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壅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先關白時聞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蔽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

姓尙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遽爲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黨項哀
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
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
治可跋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
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
卽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
及矣

狀

請復七聖諡號狀大歷十四年七月

謹按禮記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
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爲諡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
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諡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
之於君也至於周室卑大樸散諡始以兩字爲重人或以虛美爲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
當少不以爲貶多不以爲褒雖美衆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
考古道祖諡太武（一本太作大）用漢制太宗諡曰文行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壺亂名
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已衆元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兩名遂廣

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感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劍門下罪已之詔敘高祖以下累聖悉用舊諡則元宗悔既往之失亦已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議諡（一本議作請）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捨舊名而廣新諡謂一名不足以節惠乃十倍於古焉而累聖諡名顧悉以字多者爲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今制諡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爲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尙質質之數極於一堯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已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主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爲高祖以下累聖諡號悉宜取初諡爲定謹按舊制宜上高祖爲武皇帝太宗爲文皇帝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真皇帝其二聖諡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請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按諡法秉德不回曰孝照臨四方曰明宜上元宗爲孝明皇帝又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宜上肅宗爲孝宣皇帝仍準漢魏及國朝故事於尙書省議定奏御夫文敝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感而反之於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

大歷十四年七月吏部尙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諡元宗本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有所不優乎蓋構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睿宗曰聖真皇帝元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尙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修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諡

也（通鑑）

論元皇帝祧遷狀大歷十四年十月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壇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光武已下皆在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信讒（一本信作以）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尙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以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爲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爲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爲通典寶應二年升祔元宗肅宗則繼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饗祀

大歷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元皇帝代數已遠準禮合祧請遷於西夾室於是祧元皇帝於西夾室祔代宗神主焉（舊唐書禮志）

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代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新唐書禮

議

駁吏部尚書韋陟諡忠孝議上元元年八月

出處事殊忠孝不並已爲孝子不得爲忠臣已爲忠臣不得爲孝子故求忠於孝豈先親而後君移孝於忠則出身而事主所以叱馭而進不憚危險故王尊爲忠臣思全而歸恐有毀傷故王陽爲孝子則知晝之與夜本不相隨春之與秋豈宜同日且以爲尚書志業高遠羽儀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衆議行稱諡固多美名何必忠孝兩施然後表德歷考前史恐無此事敢率愚見請更商量

博士程皓駁議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先於孝孝於君則忠於國愛於父則敬於君脫愛敬齊焉則忠孝一矣立君臣定上下不可以廢忠事父母承祭祀不可以虧孝忠孝之道人倫大經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聖人之教也至於忠孝不並有爲而言將由親在於家君危於國奉親則孰當問主赴君則無能養親恩義相迫事或難兼故徐庶指心翻然辭蜀陵母刎頸卒令歸漢各求所志蓋取諸隨若奉慈親當聖代出事主入事親忠孝兩全誰曰不可豈以不仕爲孝舍親爲忠哉况忠孝侯之傳鵠印唐堯之代卽有此官伏念美名請依前諡

舊唐書韋安石傳

上元元年八月吏部尚書韋陟卒太常博士程皓議諡忠孝刑部尚書顏真卿以爲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

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高以成忠孝右僕射郭英又不達其體請從太常之狀而奏

朝會有故去樂議永泰二年

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註云去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藏又按庾蔚之禮論云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享萬國不設樂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喪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又章皇后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博士徐乾議曰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叔向猶議其宴今不宜懸宋書禮志云晉武帝已來國有大喪廢樂三年又按江都集禮說晉博士孔恢朝廷過密懸而不作恢以爲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孟獻子禫懸而不樂自是應作耳故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非謂不應作而猶懸也國喪尙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又徐廣晉史曰閏樂不怡故申情於過密諒聞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故秉權通以變常量輕重以降差臣以周禮去樂之文宋志終喪之證徐廣之論寧戚孔恢之說禫懸禮旣可憑事又故實伏請三年未畢都不設懸如有齊衰喪及遇大臣薨殞則量輕重懸而不作

案此議留元剛纂公年譜載於永泰二年考公以大歷十四年五月代宗崩德宗卽位充禮儀使至建中三年八月罷使事此議題曰朝會有故去樂自故者謂代宗三年喪制未終也亦應作於建中二年喪制將終之時公爲禮儀使時撰禮樂集十卷此議及請除禫服請除素練聽政二奏請復七聖證號論元皇帝祧遷二狀廟享議皆禮樂集中僅存之文也

廟享議建中二年九月

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闕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祫享卽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附藏於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爲允且禮經殘缺旣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取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協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五年（舊唐書禮志無五年二字）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懿祖太祖衆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爲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深失禮意固不可行也

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祫祭太廟并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敕下尙書省百僚集議禮儀使太子太師顏真卿議曰云云 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嶸等議曰建中二年十月將祫享禮儀使顏真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部位次第及東面尊位請準東晉蔡謨等議爲定遂以獻祖當東向以懿祖於昭位南向以太祖於穆位北向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未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爲準 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京前爲太常博士已於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僚博採所疑其時禮儀使顏真卿因是上狀與京議異京議未行（舊唐書禮志）

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附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以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卽太祖永不得全其

始宜以二主附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
暨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禘享奉獻主東
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禘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
獻懿主禘於廟如真卿議（新唐書陳京傳）

案舊唐書禮志所載魯公廟享議與新唐書陳京傳所載魯公禘祫議本一文也新書經史臣宋祁手刪潤而
成故字句多異留元剛編公集輯錄爲二今以京傳所載附錄於後又公議禘祫是建中二年九月以太子少
師充禮儀使時事元剛纂公年譜誤載於永泰二年二月貶峽州別駕之後並正之

儀注

元陵儀注大歷十四年五月

將復於太極殿內高品五人皆常服以大行皇帝袞冕服左荷之升自前東甍當屋履危北面西上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自降階入以覆大行皇帝之上復者徹殿西北扉降自後西甍其復衣不以篋斂浴則去之既復乃設御牀於殿內楹間去脚舒單篋置枕遷大行皇帝於牀南首以衣覆體去死衣楔齒用角柶潑足以燕几杖在南其殿內東西哭位嗣皇帝以下舒草薦焉奠用酒脯醢器用吉器如常儀其告喪之禮使至所在集州縣官及僧道將吏百姓等於州府門外並素服各以其方向京師重行序立百姓在左僧道在右男子居前婦人居後立訖使者立於官長之左告云上天降禍大行皇帝今月某日奄棄萬國刺史以下掛膺哭踊盡哀止哭使者又告云大行皇帝有遺詔遂宣訖刺史以下又哭十五舉聲使者又告皇帝伏準遺詔以今月某日卽位刺史以下再拜舞萬歲者三百姓及州縣佐史朝夕巷哭各十五舉聲三日釋服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並斬衰經杖諸文武官吏服斬衰無經杖大小釋釋服並準遺詔其有勅書使者宣告如常禮將沐浴內有司爲篋於殿西廊下異塊爲窻泉面以俟竟沐浴新盆盤瓶鬲皆濯之陳於西階下掘堦於西階之西陳明衣裳於其側帛巾一方尺八寸沐巾二浴巾四皆用帛練櫛及浴衣各實於篋將沐浴內掌事者奉空潘及湯各盛以甕并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帷外嗣皇帝以下在殿東楹間北面西上內命婦以下在殿西間北面東上俱立哭既沐而櫛將浴內執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拒用浴衣設牀於大行東柱下莞席上篋浴者舉大行易牀設枕理其鬚髮斷爪盛於小囊大斂卽內於棺中也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以大斂之衾覆

之內外人就位哭內有司奉盥水升堂嗣皇帝出盥手於帷外洗玉若貝實筭執以入西面坐發巾徹枕奠玉貝於中之右大臣一人親納糜飯次舍玉既含訖嗣皇帝復位執服者陳襲衣十二稱實以箱篚承以席去巾加面衣訖設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納舄乃襲既襲覆以大斂之衾乃開帷內外俱入復位哭將小斂內外各隨職備辦尚食先具太牢之饌厥明而小斂於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御府令設小斂牀於大行西南首枕席備焉加以幄帷周以素帷主衣先率所司陳小斂之衣十九稱及絞衾於殿中間之東席上南領西上小斂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仗衛如常式設百官位次及二王後三恪等位又設內外命婦等拜哭位小斂前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儀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卽位從臨者哭內謁者引諸王等進就位百官亦入就位執禮者稱哭在位者皆哭侍卽小臣升殿先布衣於絞上乃遷於衣上舉衾而斂以次加衣十九稱畢乃結絞而衾焉近侍扶嗣皇帝哭進跪馮大行與哭踊無數扶引還次尚食奉饌入列於殿東太常博士引司徒百官行訖奉饌升設於大行東齋卽取爵於篚受酒爵跪奠與嗣皇帝以下哭踊如初諸行事者應退者降退奉禮卽稱止謁者引諸王還內省禮使奏嗣皇帝哭止近侍扶引退便次內外侍臨者代哭不絕聲百官退位如常式其日大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內外皆哭御府先設大斂牀於大行皇帝西南首枕席帷帳如初所司先陳大斂之衣百二十稱及絞衾并六玉於殿兩楹之東席上南領西上衣必朝祭及五時正服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陳設如常儀設皇帝位於殿東間西向前一刻引諸王以下就位皇弟於皇帝位東稍北西南上皇子於皇弟之東亦南上皇叔在皇帝位北稍西南向西上皇叔祖次皇叔之東皇從父兄弟在皇子北稍東南上諸公主大長公主長公主以下並於西間北牖下西上通事舍人引百僚並入依班序立侍中版奏外辦內高品扶皇帝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在位者皆哭踊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內高品扶皇帝就次諸王公主以下百寮各就次中官內官掌事者皆盥訖升斂如小斂次加衣畢乃以

組連珪璧琮璜六玉而加焉所以梓宮龍輜紼等入陳於殿西階下至時司空引梓官升自西階置於大行皇帝西南首加七星版於梓宮內其合施於版下者並先置之乃加席褥於版上以黃帛裹施仰藹畫日月星辰龍龜之屬施於蓋陳衣及六玉斂訖中官掌事者奉大行皇帝卽梓宮內所由先以白素版書應入梓宮內一物以上稱名進入梓宮然後加蓋事畢覆以夷衾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太祝酌酒進授皇帝執爵進奠於饌前少退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太祝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日月過速奄及大斂號號擗踊五內屠裂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蕝嘉蔬嘉薦醴齊尙饗（其後祝友大約準此）讀訖皇帝再拜哭踊在位者皆再拜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止哭左右高品扶皇帝還次諸王公主以下各選次百寮序出大斂訖所司設太常畫日月星有二旂杠九仞旂委地大斂之後分置殿庭之兩階而刻銘旌以絳廣充幅長二丈九尺題曰某尊號皇帝之柩立於殿下設重於殿庭近西南其制先刊鑿木長丈二尺橫者半之取沐之米爲粥盛以八鬲冪以疏布懸於重內橫木上以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上綴以竹篋旣大斂內所由執龍輜左右綽引梓宮就西間將監引所由并柏擊等升自西階所由設熬黍稷盛以八篋加魚脂等於龍輜側南北各一篋東西各三篋設訖於西面壘之先以繡黼覆梓宮又張帝三重更以柏木方尺長六尺顯湊爲四阿屋以白泥四面塗之攢事訖所司設靈幄於櫛宮東東向施几案服御如常儀侍臣捧衰裳冠經杖盛以箱就次進皇帝服訖諸王公主以下及百寮亦各服其服光祿卿率齋郎捧饌入禮儀使引升陳設訖禮儀使就位奉引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旣定陵地擇地使就其所卜筮之將卜使者吉服掌事者先設使以下次於陵地東南使者至陵地待於次太常卿涖卜服祭服祝及卜師筮師凡行事者皆吉服掌事者布筮席於元宮位南北向西上贊者引涖卜者及太祝立於筮席西南東南向上卜師立於太祝南東面北上贊者引使者詣卜筮席南十五步許當元宮位北向立贊者立於使者之左少南俱北向立定贊者少進東面稱事具退復

位泣卜者進立於使者東北西面卜師抱龜筮師開籟出策兼執之執籟以擊策進立於泣卜者前東面南上泣卜者命曰維某年月朔日子哀子嗣皇帝某謹遣某官某乙奉爲考大行皇帝度茲陵兆無有後艱卜師筮師俱曰諾遂述命於右旋就席北坐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命筮曰假爾泰筮有常遂卜筮訖興各以龜筮東面占曰從還本位贊者進使者之左東面稱禮畢贊者遂引使者退立於東南隅西面若不從又擇地卜筮如初儀啓前十日皇帝不坐以過山陵前啓一日門下省奏某日某時啓太極殿攢宮啓日之晨奉禮郎設御位於太極殿之東間當帷門西向諸王位在後以南爲上典儀設鄴公介公皇親諸親文武九品以上及前資常參官都督刺史版位於太極殿中庭又設蕃客前長位於承天門外之西僧道位於承天門外之東並以北爲上左右金吾與諸軍計會量抽隊仗隨便設禁其日質明皇帝服初衰經杖入就位晨哭諸王具衰經去杖就位哭鄴公介公皇親諸親等及文武九品以上各服初喪服去杖入就位哭大長公主長公主郡主郡縣主等亦衰服入就內位哭中官皆布巾喪馭侍衛晨哭並再拜退位通事舍人引蕃客酋長及僧道分立於承天門外之位啓前二刻內所由設奠席及香燭於帷門之外奉禮郎設盥洗於東階下西南北面盥水在洗東篋在洗西南肆設太尉版位於東南南向設司空位於太尉位之南少退禮生一人執拂梓宮之中陪其後設贊儀使位於太尉之北少退禮官等陪後設監察使位於禮儀使之下光祿卿具太牢之饌俟於東階下又於饌上設罇罇位於奠席東南北向加酌羶禮儀使立於罇罇東御史立於罇罇西太祝奉禮郎立於罇罇南爲位禮官在禮儀使後啓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禮官贊執事官入就階下位禮儀使等橫行以西爲上再拜訖升就位禮官省饌訖贊光祿卿引饌升自東階列帷門外席上近侍引皇帝具衰經入就位哭踊禮儀使前進跪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諸王妃主等並各就位晨哭禮生引太尉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各入就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禮官各贊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盥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罇罇所太祝舉羶酌醴齋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

奉皇帝之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醴齊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九品以上皇親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及禮儀使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訖皇帝退就次禮生引司空執巾升自東階於黻宮南北向立司空跪啓曰謹以吉辰啓櫛塗告訖太尉哭羣官皆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序出掌事者升徹櫛塗徹訖司空以巾拂拭梓宮覆以夷衾綃幕內所由周迴設帷及施常食之奠如常儀訖禮儀使升就舊位禮官陪後皇帝衰經就位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皇帝稽顙禮儀使請再拜皇帝哭盡哀禮儀使跪奏請止哭降出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訖又序出太極門外北向重行立班奉慰如常儀退前二日所司設文武羣官次於太極門外東西廊下又設帳殿於庭帳內設吉幄幄內設神座南向又設龍轡素幄於殿庭吉幄之右前一日午正後一刻除殿上葦障及階下凶庭并版城少府所由移旒附於重北未正後一刻典禮設羣官夜哭版位如晨夕哭儀又設挽歌席位於嘉德門內設挽郎挽士席位於嘉德門外並左右序設北向相對設鼓吹嚴警位於承天門外晝漏未盡三刻有司設庭燎終夜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就版位立定禮官贊哭哭畢退就次挽歌作盡二點止嚴警次發盡五點止二更羣官哭及挽歌鼓吹嚴警如上儀其三更四更五更並準此其一日前二刻奉禮郎設御座所由設奠席奉禮設盥洗及禮儀使太尉版位於東階下光祿卿具太牢饌並如啓奠之儀前一刻侍中進奏外辦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禮生引太尉禮儀使等橫陳再拜訖升殿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亦如啓奠之儀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官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內所由徹殿上帷

帳唯南北施素帷於舊帳坐所以爲障蔽前設常食少府監進輜車於西階下禮儀使跪奏皇帝奉寧龍輜奏訖降出近侍扶皇帝就龍輜前哭踊盡哀乃復位執事者以纛旒及重先導禮官一人朝服贊尙輦奉御帥腰輿繖扇至神座前侍奉如常儀內侍捧几置輿上繖扇侍奉至殿庭帳殿下神座前跪置座上內謁者帥中官設香案於座前繖扇侍奉如儀禮官一人引符寶郎一人主寶二人以赤黃褥案進取諡寶又禮生二人亦以赤黃褥案進取諡冊（附元陵諡冊文文曰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諱伏以聖德之大上與天合人道近瞻鮮克究知敢盡其所見泣以敘時成之業伏惟大行皇帝紹休七聖臨照八極以至道御羣育以至化懷遠方登假於上數聞在下聲加元服頃昇儲闈生知之敏動與神契承順元宗也齊粟之容著奉養肅宗也愛敬之禮深履蒸蒸躬翼翼不絕馳道日朝寢門此則首冠百王大舜周文之孝也其於崇儒尙齒尊道貴德躬理盡性之學經天緯地之文包荒含垢之量曲哲允恭之善斯又容聖不測同符乎三五無得而稱也當祿山叛亂陷覆二京以天人之重授元戎之禪師之所及狂寇殲夷復宗社之陸危拯生靈於焚燄則乾維重構宸極以安及史盜間釁三河屢梗在撫軍之際思明殞命乘踐祚之初朝義授首則梁陳底定朔易從風其或屈彊於大梁背誣於南越莫不朝爲梟獍夕爲魍魎此高光之功神武之略也自是肅勿羣后實延萬靈滂濳鬱沒之刑寢焚瘞懸沈之禮備衣冠有淪於脇從者釋而靡問靈祇有闕於禋祀者秩而致享聖謨說求讜言扇以祥風浸以膏澤九譯奉貢四夷將賓丕冒日出罔不率俾猶復嚴恭寅畏顧省闕遺兢兢業業日昃不暇故得元功廣運協氣旁流靈契畢發元符存至則瑞璧出於泗清瀾變於河其餘見祉鱗羽呈祥草木者不可殫記方議鑿弓偃伯臻於太和告禪於石閭鏤功於金版遽承憑几之帝奄遵綴衣之酷號天扣地罔所依歸今龍轡就啓蜃輅將駕採鴻儒碩生之義考公卿百辟之請僉以威德大業匪號諡莫宣是用虔奉古訓發揚茂實謹遣攝太尉某奉冊上尊諡曰睿文孝武皇帝廟曰代宗伏惟明靈降格膺茲典禮誕錫鈍嘏貽燕後昆嗚呼哀哉）禮官授之並隨禮官先詣冊車安置其

舊寶冊準次取置於車侍中當龍轎南跪奏請龍轎降殿太常卿帥執罍者升以罍障非宮中官高品等待奉其側司徒帥挽士升奉引龍轎降殿禮儀使引近臣及宗子三等以上親進梓官少府將作所由并挽士奉梓宮登於龍車上遂詣帳殿下素幄皇帝哭從諸王等陪從公主內官等周以行帷皆哭踊而從羣官立哭於庭中位以俟祖奠祖前一刻奉禮郎設御位於龍轎幄之東南西向所由設奠席於龍轎幄前奉禮郎設罇坵於帳幄東南又設太尉位於罇坵東南西向禮儀使在其下監察御史次之又設疊洗篚於太尉位西南北向光祿卿帥齋郎捧饌俟於橫街之次北面西上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贊光祿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捧饌隨列於席上禮生引禮儀使及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又一人贊羣官哭又各贊止哭禮儀使導皇帝立於龍轎之東南西向禮生引太尉詣疊洗盥手洗爵執詣罇坵所太祝舉罍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罇前俛伏與少退立太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與退復位皇帝哭踊再拜諸王妃主及羣官在位者皆哭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訖禮儀使跪奏請復位俛伏與興皇帝退復龍轎後位禮官各贊羣官止哭通事舍人分引出就承天門外位以俟光祿卿帥齋郎徹饌以出禮官一人朝服贊尙輦奉御帥所由以腰輿繳扇詣神座前各以序立內謁者中官昇香出內侍捧几置輿上內所由舉繳扇侍奉以出中官帥其屬昇衣箱以從遂詣玉輅禮官於輅後立贊登車內所由進輿當輅後繳扇分蔽左右內謁者帥香案進於輅前內侍奉几登輅其腰輿亦進居輅前中官以衣箱授尙衣奉御置玉輅及副車內侍並乘馬從輅於是侍中進龍轎南跪奏稱請龍轎進發俛伏與退司徒帥挽士奉引次出執事者以太常先建之於車轟次之公主內官以下應合乘車者並先升車以俟扈從前三日所司設皇帝奉辭次於承天門外之左西向其日金吾仗衛如常儀鹵簿使先進玉輅於承天門外東偏稍南輿輦鼓吹吉駕鹵簿並序列於玉輅前又進輓輦車當承天門中稍南凶儀明器序列於輓輦車前奠前一刻奉禮

郎布文武羣官位於承天門外異位重行如太極庭中儀光祿卿具遺奠之饌以俟執事官位並先俟於門外之東龍輦至承天門外禮官贊止哭侍中進龍輦前跪奏稱請升輓輅車俛伏興司徒帥昇梓宮官及所由奉梓宮升輓輅車所司設奠席於輓輅車東西向奉禮郎設罇坫於席東南設盥洗又於其南設太尉版位於東西向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贊光祿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捧俎隨列於席上禮生引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在位者皆哭又贊止哭在位者皆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盥洗盥手洗爵詣坫所太祝舉酒酌醴齊禮儀使就次奏請皇帝出就次皇帝出次立於奠東西向太祝以醴齊授太尉訖禮儀使奏請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西北向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禮儀使贊皇帝再拜諸王妃主及在位羣官等皆哭禮儀使跪奏請皇帝少退近侍扶皇帝少退於位少府監設讀哀冊捧於奠東禮官引冊案進舉冊官舉冊進至褥東西面以冊東向禮官贊太尉及羣官止哭中官承傳官王妃主皆止哭禮官引中書令進跪讀冊訖俛伏興退復位舉冊者以授秘書監轉授符寶郎皇帝哭踊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太尉羣官諸王妃主皆哭再拜少府徹俎光祿徹饌訖禮儀使跪奏稱輓輅車將發皇帝前哭遠哀禮儀使稱再拜奉辭俛伏興皇帝稽顙哭踊再拜輓輅車發禮儀使跪奏請皇帝還官俛伏興近侍扶皇帝入次太尉以下於次南橫行進名再拜奉辭訖各就本職如諸王有故不赴山陵者俟皇帝奉辭入次後諸王進至輓輅之左以南爲上哭盡哀再拜辭妃主內官不去者於輓輅車後帷中哭再拜辭訖禮生贊侍中於輓輅車前跪請進發訖俛伏興山陵日依時刻吉凶二駕備列訖尙蓋帥腰輿繳扇入詣神座前內侍捧几內謁者捧香爐各置輿上中官帥其屬昇衣箱以出神輿至玉輅後內常侍捧几置輅中輿等退就列中官以衣箱傳授尙衣奉御置於玉輅及副車中神駕動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禮生贊侍臣上馬侍臣上馬訖夾侍如前禮生在供奉官內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神駕動鹵簿官

以黃麾之鼓吹振作警蹕如常當陵門以赤麾麾之鼓吹不作侍臣下馬步導於前駕至吉帷宮迴車南向尙
輦帥腰輿繳扇至輅後內常侍奉几置輿上繳扇侍奉至帳殿下內侍捧几置座上內謁者捧香爐置座前輿等
退就列玉輅及鹵簿侍衛之官停列於帷宮門外吉駕引禮官贊侍中進輶轅車靈駕前奏請靈駕發引俛伏興
退司馬執鐸挽郎執紼挽歌振作及挽以進內外哭從以赴山陵靈駕至陵門西凶帷帳殿下迴駕南向公主及
內官以下並降車障以行帷哭於凶帳殿之西東向北上羣官皇親哭者序立於帷門外東西相向北上哭十五
舉音止各退就次前三刻奉禮郎於隧道東南量遠近設皇親諸親奉辭位又於其南設應從文武官五品以下
奉辭位又於其南設六品以下奉辭位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奉禮郎位於其北禮生二人立於其南差退
內謁者於隧道西南稍北帷內設公主王妃及內官以下奉辭位東向北上前一刻所司設奠席於輶轅車前設
疊洗篚於東南疊在洗西篚在洗東於是羣官列位序立光祿卿帥其屬以饌奠於席上禮官引太尉詣疊洗盥
手洗爵詣罇站所太祝酌醴齊訖太尉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太尉之左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太尉
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發引至南神門將作監進龍輜於靈駕之後禮官贊侍中進輶轅靈駕前跪奏稱降靈駕
御龍輜俛伏興退昇梓宮所由乃奉遷梓宮至龍輜昇梓宮官左右捧從司空以巾拭梓宮并拂夷矣少府屬緋
於龍輜禮官贊侍中進龍輜前跪奏稱請引龍輜卽元宮俛伏興退挽郎執紼奉引龍輜左迴北首禮官贊司徒
前導白幟弩素信幡大旒及翼皆依次而引近伏近侍夾進如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先導於龍輜之左主節
官帥持節者脫節在太尉之前差退代哭者及挽歌皆序立門外之西重行東向押官排比以俟皇親諸親羣官
等哭從公主王妃及內官等障以行帷龍輜至羨道停於帷下南首以俟時妃主內官以下於羨道西南帷內就
位東向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各就奉辭位所由各贊哭在位者皆哭其吉鹵簿侍奉官少前序立於
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哭皆三十舉音止再拜奉辭至時內官以下吉服奉遷梓宮入自羨道奉接安於御榻褥上

北首覆以御衾龍輜退出其押吉鹵簿官並服白布巾衫就哭將掩元宮并依前服吉服初梓宮降自羨道奉禮
郎設太尉進寶冊贈玉幣位於羨道東南西向設禮儀使奉寶冊玉幣位於太尉南又設祕書監位於其南禮官
導通事舍人引太尉以下俱吉公服各就位又導持節者服節衣引太尉之前禮部侍郎奉寶綬案諡冊哀冊
案每案四人對舉用九品以上清資官昇立於太尉之西南少府監奉贈玉置於匣帥其屬捧立於禮部侍
郎之西太府卿奉幣元三纁二置於籬帥其屬捧立少府監之西俱北面各立於寶冊玉幣之後案元衣纁裳
周制也當時所服故以爲幣服近代及今則皆不用滯儒執古儀注復存斯未達禮從宜及隨時之義也立定
禮官導通事舍人引禮部侍郎取寶綬於案進授太尉又禮生一人引祕書監取諡冊哀冊進授禮儀使其冊
如重則判官助舉又引少府監取玉於匣并薦巾又引太府卿取幣進授禮儀使以幣承巾玉禮部侍郎以下
並退龍輜既出禮儀官分贊太尉禮儀使奉寶冊玉幣并降自羨道至元宮太尉奉寶綬入跪奠於寶帳內神座
之西俛伏與禮儀使以諡冊跪奠於寶綬之西又以哀冊跪奠於諡冊之西又奉玉幣跪奠於神座之東並退出
復位禮生引將作監少府監入陳明器白鷹弩素信幡翬等分樹倚於牆大旒置於戶內其跌竿燒之自餘明
器各以次遂便陳之使有行列陳布訖并內官以下並出羨道就位所由贊內外哭羣官皇親諸親并吉儀侍
奉官皆哭三十舉音再拜又再拜奉辭訖引退以出中官贊公主王妃並退出周以行帷至門乘東以扈從禮生
導主節官帥持節者引太尉及司空山陵使將作監御史一人監纜閉元宮司空復土九經所司帥作工續以
終事其先除服者並改服凶儀鹵簿解嚴退散輶轡車龍輜之屬於柏城內庚地焚之其通人臣用者則不焚
將啓太祝捧土匱置於座啓匱於前捧出神主置於座上東向諸侍奉官各退就位輿織等亦退通事舍人引羣
官俱退於太極殿門外就次以俟虞祭所由陳仗衛如式典儀設太尉司徒宗正卿禮儀使及諸行事官位於東
階之東設太祝等位於公卿之前少南如不親行事中書門下奏差攝又少南設典儀位俱西向典儀帥禮生

二人先就次立禮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祭服立於左延明門外之南北向西上光祿卿帥其屬捧饌立於太尉司徒之東太祝帥齋郎奉祝版立於饌東立定禮生迺引太尉司徒以下入就位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皆素服各入就位侍中版奏中嚴皇帝素服就次（諸王升就位如不獲親奠即太尉行事如常）光祿卿帥其屬捧饌入俟於東階之前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其南光祿卿帥其屬并設醴餼酒罈於帷門外前楹中間之東北向西上設籩於罈西實饌一杓一皆有暴設盥洗籩於東階之東北向盥水在洗東籩在洗西南肆實爵二巾一有暴執盥洗者立於其後侍中版奏外辨近侍扶引皇帝再拜通事舍人分贊羣官在內外位者哭拜禮生引禮儀使省饌訖升就禮官升位後光祿卿帥進饌奉饌司徒捧俎光祿卿引饌及諸執事官並升自東階設於帷東門外席上訖降復位太祝捧祝版升立於罈所執罈籩者各立於罈籩之後禮儀使導皇帝於饌東西面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承傳內外皆止哭太祝以罈酌醴齋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與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南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與禮儀使導皇帝復位跪奏請再拜皇帝再拜禮生引太尉亞獻終獻訖降復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分贊內外哭再拜禮儀使又跪奏請再拜俛伏與皇帝哭再拜奉禮郎傳贊內外再拜禮儀使跪奏禮畢俛伏與近侍扶皇帝還閣羣官等俱退太祝乃跪匱神主遂閉帷門降出內侍之屬及行事者皆出祝版焚於左延明門外百寮乃於太極門外奏慰如常儀每歲日朝哭禮皆準此（如不親行事則宗正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祔廟前二日告遷其禮如常告之儀（宗正起科申牒所由祝文出祕書省）所由先備腰輿等并舁人（帝以三衛充后以中官充）告訖太尉先匱代祖神主奉遷於西夾室堦中纒閉如式次腰輿遷等三室神主（二主合一腰輿凡主出則帝主先出其入室則后主先入）入第二室宮闈令捧后主先置於堦室太祝奉帝主復置於堦室俱東向次遷第四室入第三室次遷第五室入第四室次遷第六室入第五室次遷第七室入第六室（室有二后昭成於前肅明於後）次遷第八室入第七室次遷第九室入第八室

皆如上儀入埽室皆鑲閉訖次所司移幄等物依次各遷入本室訖其九室應緣幄帳香案斧展席褥等所司先造其日陳設於室中其代祖室舊帳幄等物並移於西夾室中虛設鑲閉如式將遷代宗睿文孝皇帝所司先擇日奏定散下所由各供其職應用法駕鹵簿黃麾大仗前一日陳設及太廟四門量設方色兵仗如上儀將作監先清埽諸廟內外京兆府修路從承天門向南至太府寺南街向東入太廟三門又向南又向東至廟南門宗正具祔饗料差三公及應行事官齋戒如常饗儀（其祝文具祔享意出祕書省）又申太極殿告靈座料如前式（其祝文出祕書省）太樂令設登歌於太廟殿上並如常式尚舍於廟南門道西設神主幄座東向幄內設牀席褥黼晨香案如式內中尚先造栗木主并匱及跌（其制度並如常儀）祔前一日威以箱覆以帕置於輿與詣廟南門幄帳中大祝捧置於座上短下簾帷內侍省量差中官侍衛禮儀使奏請差題神主官即以饗前一日尚舍具香湯并題神主席褥內中尚具浴神主盆并白羅巾光漆筆墨等詣於幄帳中禮儀使與題神主官等其日質明詣幄下太祝以香湯浴粟主拭以羅巾題粟主官盥洗捧粟主就褥題云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撲之遂捧授太祝受詣帳座置於匱中所侍衛如式前一日尚食與西內使計會鴻臚除太極殿上白幕並以吉幙代之殿中省除版城太僕進玉輅於承天門外當中南向及諸蓋輅羽儀仗衛緡扇陳於玉輅前左右金吾引駕所由陳布如式太常奏前一日之夕嚴警於承天門外之南皇城留守奏祔饗日質明開朱雀門大內留守與內檢校使奏開太極殿門嘉德門承天門衛尉於太極殿門外廊下量設文武百官次又於太廟南門外量設百官次於道東如在太極殿庭儀先奏靈座祔之日質明宗正卿帥執饗齋郎光祿卿帥大官良醞寶罇俎籩豆并應行事官皆祭服序列於左延明門以俟至祭時應行事官詣太極殿東階下西向序立典儀於太極殿庭布文武官皇親諸親位如常儀俟祭官欲升殿行事時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寮等常服入就位禮生贊衆官皆再在位者皆再拜尚輦帥腰輿香案撤扇入詣殿庭階下分東西立侍從官攝侍中中書令以下並列位於左

右序立太僕進玉輅於嘉德門外當中南向禮生引祭官等行告禮如常儀告訖宗正卿光祿卿帥齋郎長祠微饌禮官引侍中升尙輦帥腰輿升詣帙座前其繖扇侍臣等夾於階間侍中進跪於輦前西向奏請降座升輿附廟內侍奉几置輿上太祝匱神主捧置輿上几後扶持降自西階繖扇侍臣夾引以出自太極殿門中門出在位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便從神輿而出至嘉德門分左右序立神輿至玉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輿升輅內侍捧几置輅中太祝奉匱升輅（其太祝便於輅中侍奉）千牛將軍夾輅而趨出承天門五十步侍中進當輅前跪奉請敕侍臣上馬侍臣等皆上馬鼓吹振作其文武百官等候玉輅出承天門各逐便路先赴太廟南門次以俟神輿南至廟門西三門鼓吹止分左右以俟饗訖退其儀仗等並於廟南門分左右列位俟饗禮畢退玉輅既發赴廟尙舍收拆殿上帳幄及板城等應合收者與檢校使計會處置（西宮內人衰裳其日並焚之）其日太廟附饗緣齋官陳設鍾彝酒醴坩爵省牲告潔進暑祝版陳設樂器並如東饗常儀玉輅將至廟西門尙舍奉御設奉謁褥位於廟庭橫階南當中北向奉禮郎於廟南門外稍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如太極殿庭之儀又於廟庭橫階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亦準此（其六品以下非常參官並列位於廟南門外）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常服就南門外位禮生引應饗官俱祭服立於廟東門外北向西上位立又禮生引禮儀使御史以下執事官等先入當中階北向立於褥位之南禮生贊再拜禮儀使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引自東階升各就位次引司空入就位再拜行掃除訖降復位禮官與太祝自西第一室開堦室捧神主匱置於幄中近東啓匱出神主捧置於座几後跌上次宮闈令入室捧后主匱置於幄中近西啓匱出后主置於座几後跌上自第一室至第八室皆如上儀訖並使郎室長各於本室依儀出入須知次序太祝退立於罽坩所宮闈令退就階下執事位玉輅既至廟南門迴輅南向侍臣等序列於輅前神輿入幄則侍臣列於輦門外尙輦帥腰輿進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輅升輿詣幄座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神主匱置輿上几後遂昇詣幄座內侍捧几置座上

東向太祝捧匱置几後訖禮生於廟東門引行事官太尉以下入就廟庭位西向立其殿上御史禮官太祝樂官等各逐便自東西階下相向序立候神主升殿却復階下位侍中進於幄座前跪奏請降座升輿拊謁內侍奉几置輿上太祝捧栗木主匱置几後禮官引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皇親諸親自南門外分左右從入就東西班位立神輿至廟門繳扇分左右立於門外神輿至廟庭褥位侍中各退就本班（其侍中未退）太祝捧匱跪置於褥啓匱出神主置於趺上訖侍中進於褥位西北面跪奏稱以今吉辰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拊謁奏訖俛仗輿退少頃侍中詣褥之西東面跪奏請升輿拊響俛仗輿退降就本班太祝進跪於褥位捧神主匱於輿（其匱蓋亦置輿上近後）腰輿既升禮官奉引神輿詣元宗室太祝跪神主匱置東壁下拊位褥上西南退立戶外少頃太祝進就褥跪捧神主置於輿奉引入第九室至帷座前內侍捧几置於座（如幄中別有几其几留於腰輿而退）太祝捧神主置於曲几後趺上（以題處向北也）其匱置於几東近後腰輿退於幄座之西北昇腰輿所由並降自東階由廟東門出神主置座訖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在位者皆再拜禮生詣太尉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登歌奏永和之樂九成畢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在位者皆再拜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瓊升詣從西第一室酌鬱鬯登歌作太尉入室神座前裸訖奠瓊於饌席俛仗輿退出戶北向再拜次引詣第二室次引詣第三室以至第九室皆如上儀訖登歌止引太尉降復位太祝奠毛血之豆禮生引司徒執俎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升階樂止禮生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詣太祝取蕭蒿焚於爐炭饌升設訖齋郎降自東階由廟東門以出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爵奏自第一室至第八室各奏本室樂至第九室奏保大之樂行饗禮亞獻終獻並如常饗之儀訖降復位登歌作太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登歌止禮生唱賜胙又唱再拜衆官應在位者皆再拜（其三獻官不拜）永和之樂作禮生又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禮生進太尉之左白禮畢禮生引饗官自東門出通事舍人引在位羣官南門出太祝入室各匱神主納於楹室如常儀禮官帥腰輿詣廟門

南幅下太祝捧桑木主并匱置於輿遂自廟門南西偏門昇入詣廟殿北簾下兩階之間將作先具鉞鑊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匱遂埋之而退明日百寮及皇親諸親詣廷英門進名奉慰如常儀前二日內所司先具八升練布冠衰裳腰經等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毀廬爲聖室（高七尺五寸長丈二尺闊一丈將作監勾當）尚舍奉御設薄席於室內內所由陳練冠於別次其日依時刻內所由先入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前內外及百寮俱服衰服去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衰裳經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內外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近侍扶皇帝就次所司以練布冠衰裳進內服訖內外正及百寮各服其服（兩省五品以上及卿御史大夫中丞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員長官準禮合除首經練八升布爲冠以六升布爲衰裳今荊州布也其幘頭及衫袴等亦準此藏其所換初服以俟山陵時却服）通事舍人引百寮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內外百寮皆哭踊光祿卿引饌升設於靈帷前太祝以爵酌醴酒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爵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與少退太祝持版跪於饌前近南北向讀祝版曰維年月日子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天禍所鍾繫號無及以日易月奄及小祥煩冤荼苦觸緒糜潰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黍薺合薌蕙嘉蔬嘉薦醴齊祗薦祥事尚饗讀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哭踊再拜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退其奉慰如常儀祭前二日內所司先具大祥服（淺黑純幘頭帽子巾子大麻布衫白布腰帶麻鞋）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將作塗墍室內所由陳大祥服於別次其日未明內所由先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幄前內外百寮俱服衰裳去杖至傳時通事舍人各引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衰裳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踊內外在位者皆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外在位者皆再拜訖禮儀使奏請止哭就次變服奏訖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就次變大祥服內外百寮皆就

次變服素服訖（黑絛幘頭腰帶白衫麻鞋）各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禮官省鐃光祿卿引饌升設靈幄前太祝執爵酌醴酒禮儀使奉引皇帝稍進詣饌前禮儀使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於饌南北向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贊者承傳內外者在位者皆哭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禮畢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序出太極門（其奉慰如常儀）百寮奉慰訖以素服詣延英門起居（謹案禮云大祥素縗麻衣又云縗冠素紕既祥之冠今所司具淺黑絛此卽古之緦冠也案禮云禫而緦黑經白緯曰緦則宜施之於禫今於大祥服之蓋從當時宜）其日百寮早集西內入就位侍中進辨並如大祥之儀皇帝服大祥服近侍扶就位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百寮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就次變服皇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細布麻衫腰帶細麻鞋黑絛幘頭巾子等）百寮趨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入哭踊內外百寮皆哭踊禮官省鐃光祿卿引饌升陳設酌奠亦如大祥之儀太祝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贊者承傳內外百寮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禮畢遂與禮官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百寮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黻公服便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黻吉服（淡淺黃衫細黑絛幘頭巾子麻鞋吉腰帶伏準貞觀永徽開元故事服此服至山陵事畢則純吉服其中間朔望視朝及大禮並純吉服百寮亦純吉服自後朝謁如常儀）其百官黻公服至山陵事畢乃服常公服

案唐自李義甫許敬宗以凶事非人臣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天子之喪禮闕焉故開元禮及新舊唐書禮志皆無其儀惟杜佑通典載有元陵儀注凡四千七百言於行禮次第燦然大備然未著爲何人所定元陵者代宗之陵也代宗以大歷十四年十月己酉葬於元陵其時魯公爲禮儀使則此儀爲公之手筆無疑故殷亮撰公行狀云今上諒闇之際詔公爲禮儀使先自元宗以來此禮儀注廢闕臨事徐創實博古練達古今之旨

所以朝廷篤於訕疾者不乏於班列多是非公之爲公不介情惟搜禮經執直道而行已今上察而安之卽謂此儀注也歷朝國御莫詳於此經世文字莫大於此宋徵求留元剛諸家編輯公文小說殘碑無不甄錄獨於此文不詳加考訂登之集中可謂搜羅星宿忘讒娥矣文獻通考又載杜黃裳爲禮儀使太常丞裴瑾取黃裳所定大喪儀爲崇豐二陵集柳宗元爲之序崇乃德宗陵豐乃順宗陵皆在代宗之後宗元序中未及魯公有此儀注則宗元作序時此儀已不行於世矣千載而下獨託通典以存亦魯公之精爽有以護之也舊唐書藝文志載公爲禮儀使時著有禮樂集十卷行狀謂前後所定儀注令門生左輔元編此儀殆其一卷也又案通典元陵儀注外別有諡冊文一首今不能定爲公撰因用小註附載於取進諡冊句之下

判

對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性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於舉禮也

侑食以樂執恭展禮以辨等威以明貴賤乙以筮仕策名清朝從大夫之後既登三命循先人之祭有事十倫已而鑿鑠其舉和平不爽茲芬承祀胡考之甯舉特且叶於禮經加牢未虧於祀典人告其僭罔知攸伏

案開元二十二年公以是判擢拔萃科其同擢者有馬旣一判載入全唐文

案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撫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徽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主窳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矣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

顧魯公爲臨川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康樂以來用爲佳譽也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山妻狀其僭覆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書頭上於今有二絲漁父尙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蓬荊叙任意據新鬢鸞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魯公案其妻曰云云江左數十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范攄雲溪友議）

牒

訪求清河行人李華牒據殷亮撰行狀增

清河郡屬崔審交應賊之後吏不安行人李華乃梁塘浚墮鍛甲矯翦乞師破敵和衆以安之靜言其功須有甄賞

案李華卽李粦前在清河乞師於公及堂邑戰勝見公讓功於賀蘭進明粦遂藏於民間至德改元公以軍用已竭思所以贍濟之遂贖於路以求粦粦至爲畫收鹽置場之策軍用遂贍

書

與郭僕射書廣德二年十一月

十一月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謹奉書於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昇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之功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爲世出功冠一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故得身畫凌烟之閣名藏大室之廷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而終之始難（始當作實）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敬懼乎書曰爾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勸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

古至今景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並爲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亦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羊凶逆之衆衆情忻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竟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爲心會不顧百察之側目亦何異清畫撻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眞卿竊聞軍容之爲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况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於僕射哉加以利竟塗剗恬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尙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能汨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奕倫敍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已上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傳尙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卽有高卑會讌合依倫敍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奕倫貴者爲卑所凌尊者爲賤所僞（石本賤誤作賤）一至於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卽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序但以功績旣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衆人下敢爲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衆尊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察共得瞻仰（石本誤重使字）不亦可乎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傳宣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徑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爲直諫之友不願僕射爲軍容佞柔之友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尙書當時輒有訓對僕射恃貴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興道之會還爾遂非再揭八座尙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今旣若此僕射意只應以爲尙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尙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尙書令得

如上佐事刺史乎益不然矣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尙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校上下之階六曹尙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尙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有失僕射之顧尙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隋及國家治升別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則尊崇向下擠排無乃傷甚況在於公堂揭咄常伯當爲令公初到不欲紛披僂僂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共存立過爾墮壞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電含怒責駁襄倫之人則僕射其將何辭以對

帖

與李太保帖九首

辭後明日至宅奉送承已當時出（闕）不獲重捧袂至今爲恨仲春漸暄不密太保尊體何如真卿粗爾不審初到如何佇承異績以慰瞻仰因中郎張澈往謹附狀不宣謹狀二月十四日刑部尙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張澈昨艱難時首末得力願在麾下有容足處庇之幸甚謹空

奏事官至蒙問增慰馳誠冬閏初寒伏惟太保尊體安適真卿悲疚何言蓄寇推退爲憲之功忝沐深情俱增喜躍前後不逢之信遂闕修狀何時入奏未聞悲係無喻謹還狀不次謹狀閏月十有四日刑部尙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真卿粗自奉別渴仰何勝昨緣馬奔遂失馳謁想蒙情恕也真卿十五日離家大小俱安沈沈病瘡少愈勿憂爲佳正遠披承益期自愛謹勒參候不次刑部尙書顏真卿頓首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千手贊已領訖然尙少第二隔恐在書府希更根尋足疎拙抵罪聖慈含宏猶佐列藩不遠伊邇省躬荷德

恩貸實深兢慄之誠在物何喻仲春暄甚不審太保尊體何如所苦當轉勝也真卿緣驛上無馬私乘泡轉幾死前進不得今日始至藍田即便取路不獲執別此情如何珍重珍重謹附狀不次謹狀二月十一日硤洲別駕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不審所苦何如奉計已痊復真卿緣馬病朝迴已乏未遂馳謁謹勒參候不次謹狀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千手贊檢得未帖之謹空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祇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干煩也真卿狀

陰寒不審太保所苦何如承渴已損深慰馳仰所檢贊猶未獲望於文書內細檢也病毒服藥要少鹿肉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許幸甚幸甚專馳謁不次謹狀二十九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惠及鹿脯甚慰所望春寒承美（闕一字）痊損更加保愛真卿有一二藥煩宜常服謹令馳納少間借馬奉謁不次二十日顏真卿狀上太保大夫公閣下

與御史帖

真卿謹別上書於御史閣下竊聞尊候平和真卿瞻仰瞻仰前所會廟上諸公未悟唯御史論高百寮振古未有雜事可置況朝廷自有次序不足念乎真卿

與盧倉曹帖三首

昨奉辭但增悵仰承已過據不得重別情深惘然珍重謹此不宣真卿白二十四日

廬八倉曹足下敍本甚是佳製耳（據留元剛忠義堂帖增）

足下今日定成行否不得一至郊郭深用悵然珍重珍重所欲拙書今勒送十餘紙望領之忽怪弱惡也不具不具真卿 廬倉曹足下（據鞏嶸忠義堂續刻增）

與蔡明遠帖二首

蔡明遠鄱陽人真卿昔刺饒州卽嘗趨事及來江右無改厥勤靖言此心有足嘉者一昨緣受替歸北中止金陵關門百口幾至餓口明遠與夏鎮不遠數千里冒涉江湖連舸而來不憊晷刻竟達命於秦淮之上又隨我於邗溝之東追攀不疲以至邵伯南埭始終之際良有可稱今旣已事方旋指期斯復江路悠緬風濤浩然行李之間深宜尙慎不宣真卿報

蔡明遠

聞鄒游與明遠同來欲至采石計其不久亦合及吾淮泗之間脫若未到見之宜傳此意遣此不宣真卿報

劉中使帖

近聞劉中使至瀛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聞磁州爲盧子期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吁足慰也
與夫人帖

真卿頓首奉承十四日遷厝承問悲慕不能自勝惟攀慕不及摧毀何堪痛當奈何痛當奈何疑寒惟動靜支適兒子等保持真卿離官已久事須十間前至鄭州汴州已來專奉待一日只擬一驛計過大事後發猶恐遲必望知此緩急勿遲滯足下不來義無獨去之法必請矜此狼狽所望今到汴州水下不愁河凍書祭器等先下

船去真卿十一日且發東京佇望早來早來謹不次真卿頓首夫人閣下十一月八日問訊頌翽蒙郎和奴光嚴深遠憶或至十三日得發

案帖後所問之訊杲卿之孫後爲兵曹參軍見公撰伯父元孫碑頌公親姪後爲清源尉封費縣男見公撰大宗家廟及曾祖勤禮三碑翽杲卿之姪後爲華原主簿見公撰大宗家廟勤禮元孫四碑

與緒汝書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徇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緒汝等當須會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與澄師帖

真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園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何如何幸周副老草不悉真卿頓首和南澄師大德侍者十日敬空

廣平帖

得示問廣平碑本了來數日故當封呈真卿頓首

文殊帖

近作一文殊師利菩薩碑但欲發揚主上聖意蓋不近文律耳今奉呈充蓋醫之用可乎真卿白

案此帖公在湖州作

寒食帖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耳

中夏帖

真卿頓首中夏以還暑氣日甚病懶益不喜所爲前欲書石當須稍涼作之也幸不以差緩過之京人來何消息嘉否

修書帖

賊軍未平使僕不憤見故先修書但召諸子弟與語不具真卿

訊後帖

真卿具前楮訊後所苦何如立斯極位雄廷江上佳山秀水在公庭戶想日有樂事甚得佳士相延公高才逸韻自有晉宋間人風坐此肆局不易處上方招致仁者如公之儔豈久在江左乎行聞迅召以快士議真卿頓首

一行帖據王案汝帖增

眞卿一行昨自江淮日趨百里本期奉見以慰遠別疲於道路且止數昔但深攀仰耳

南來帖據鞏嶸忠義堂續刻增

眞卿承命南來諸事草草但賊勢尙爾柰何張貞口不了國事可念可念眞卿

江外帖據忠義堂續刻增

江外唯湖州最卑下今年諸州水並湊此州入太湖田苗非常沒溺賴劉尙書與拯以此人心差安不然僅不可安耳眞卿白

案此帖公在湖州作

草篆帖據忠義堂續刻增

眞卿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爲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但曾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糟粕自恨無分遂不能佳耳眞卿白

奉使蔡州書

眞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悵悵始終不改游於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眞卿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

移蔡帖

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

序

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永泰元年八月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繁悅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尤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旣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庾黃門之序陳捨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於過正植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繇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於涉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躋而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混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感歎年數歲卽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思逾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邱試竹籟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志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掩疵瑕沈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章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均申伯仲之禮江夏李崑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齋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

此公又雅有清譽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第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凡公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甯終成箚風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於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闕閱蓋存之別傳此不復云

懷素人上草書歌序

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概通疏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尚書韋公陟觀其筆力勳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共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藪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戲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某早歲嘗接躋居屢蒙激勸告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啻嗟嘆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

顏刑部書家者流水鏡之辨許在末行（懷素自敘帖）

世系譜序建中元年七月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之孫安爲曹姓其裔郟武公名儀父字伯顏子友別封郟爲小郟子遂以顏爲氏世爲

魯國卿大夫孔門諸著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其後戰國有率躅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魏有裴盛威字叔臺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俟其後子孫咸著宦族有若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祕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於聖代紛綸感美舉集於茲述遵前人不敢失墜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序

案唐書宋史藝文志皆有顏氏家譜一卷未著撰人名氏以是序證之家譜亦魯公自撰也

送福建觀察使高寬仁序

國家設觀察使卽古州牧部使之職代朝廷班導風化而宣布德意振舉萬事而沙汰百吏者也民俗之舒慘兵賦之調發刑獄之冤濫政治之得失皆得以觀察而行之其任可謂重矣江西貴溪高君寬仁初舉明經歷任中外克勸職移政績昭著陞福建觀察使夫君子之仕不以位尊爲榮而以盡職爲貴福建大藩也其地東帶滄溟南接交廣居民若是其衆也政務若是其煩也職乎州郡者果皆循且良尙不能保其無一事之不舉矧未必皆循良乎弱之食強之取飢寒顛沛而漁奪之不厭則敵敵之民若之何能求其安也自古爲民之病者多類此是以居高位而欲下之安其道難也故衆皆以位高爲寬仁喜子獨以盡職爲寬仁勉所以盡職者無他正己格物而已忠君愛民而已予與寬仁交久且厚予所以望於寬仁者豈但在於政事文字之間而已哉振肅風紀表儀一方盡致君澤民之道使聲名流芳史冊茲行是望於是乎書

案唐書方鎮表大歷六年廢福建節度使置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序當作於六年設使之後高寬仁科貫無攷舊集不載此序全唐文未知從何書採入

送劉太沖序

劉太沖者彭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考績於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修潔斯文彪蔚鄂不照乎移華龍驥乎雲路則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沖與大真嗣家聲於後有日矣昔余作郡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夷爾來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故沖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君行句溪正及春水勛哉之子道存何居魯郡公顏真卿敘

送辛子序

醇白之士曰隴西辛冕銳業班漢顯門名家十五而志學克明五十而勵精益懋拳拳不失慕回也之服膺褒褒可聽同茂先之善說昔我高叔祖鄆州使君著決疑一十二卷問答稱爲大顏曾伯祖祕書監府君集註解成一十二帙名儒斟酌煩省捃摭英華勒成三十篇名之曰漢略夫其發凡舉例冕序言之已詳惜乎困於縑緗不獲繕寫遂使精義沈鬱闡然未彰吁足歎也二月初吉金陵氣暖抵淮上之諸侯所如必合及滁川之美景未至方歡羣子賦詩以寵之

案鄆州使君顏游秦也祕書監府君顏師古也唐書藝文志有顏游秦漢書決疑十二卷

記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天寶五載

子器殊禮異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旭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儼宅憩止已一年矣蒙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嘗大笑而已卽對取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於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儼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唯言倍加工學臨寫書法當目悟耳練自停裴家月餘日因與裴儼從長史言語散卻迴京師前請曰僕兄丈一本律九丈一獎諭日月深夙夜工勤溺於翰墨儼得周筆法要訣終爲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跼牀而坐命僕居於小榻而曰筆法元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改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太平謂字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嘗聞長史不令每爲一平書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善而又問曰直謂細字知之乎曰豈不謂也昔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細字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直謂細字知之乎曰豈不謂也昔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細字知之乎曰豈不謂也

以來處書皆其條體之謂乎一本健法也一曰力謂骨體字知之乎曰豈不謂也一曰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轉輕謂屈折字知之乎曰豈不謂也鈞筆轉折連筆皆謂轉筆之謂乎曰沈謂牽掣字知之乎曰豈不謂牽掣爲牽銳意推轉使不快爲令險峻而處以謂之法乎曰豈不謂不足乎知之乎曰豈不謂結點畫或直或轉者則以別點畫傍救之謂乎曰如謂有餘字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每常使意勢有餘點畫書不足之謂乎曰巧謂布置字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其異勢是謂之巧乎曰惟謂大小字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感之令小小字展之爲大衆令茂密所以爲乎長史曰子言頓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適乎其旨焉字外之奇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三王元常逸跡合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然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旣殊肥瘦頗反如自書竟有異家說芝顛巧趣精細殆同始自機

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子雖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之數儻有巧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真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於古人而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諸法須使其傳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之畫精細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法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幸敢問執筆之理可得聞乎長史曰子傳授筆法之老舅彥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工而跡不至後聞於密河南曰用謂當須如印泥畫沙思所以不悟後於江島遇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則利媚好乃悟用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其用鋒常欲使其過紙背此成巧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迥至矣是乃其神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于其書紳子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於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案宋史藝文志有顏真卿筆法一卷卽此記也

汎愛寺重修記

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與學佛者語人視之若酷信佛法者然而實不然也予未仕時讀書講學恆在福山邑之寺有類福山者無有無子蹟也始僦居則凡海印萬福天寧諸寺無有無子蹟者旣仕於崑時授徒於東寺待客於西寺每至姑蘇恆止竹堂日子實信其法故爲張修其事以感沙氓則非知子者矣

案崑卽今蘇州府崑山縣在唐爲蘇州吳郡屬縣記云旣仕於崑又云每至姑蘇恆止竹堂攷公宦蹟未嘗仕於崑山惟十有三歲時侍母殷隨外祖子敬任會至吳郡其時年幼不應栖止竹堂僧寺其後大歷六年三月

罷撫州刺史事八月移寓江寧會繞道吳郡亦不得云每至姑蘇此記疑非魯公所作全唐文不知據何本探入存之而附辨如此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輶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六百里故厭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湮素爲之並二細君侍焉郡嘗爲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於石碑真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監察御史閻公寬宰公史魚右金吾胄曹宋公審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真卿候於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數公泉家兄潛川司馬囉卿長史前洛陽令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遂麟遊尉韋宅相朝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字暉燿族弟渾前參軍鄭悟初同茲謁拜退而遊於中唐則韓之刻石存焉僉歎其文字纖靡駁蘚生金四十年間已不可識真卿於是勒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案杜少陵集有寄韋有夏郎中五言六韻詩碑內朝城主簿卽其人也

鮮于氏離堆記寶應元年四月

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十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躡敬壁峻

肅上峰嶮而下迴泱不與衆山相連屬是之謂離堆東面有石堂焉卽故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也堂有室廣輪袤丈齋豁洞敞虛闡江聲徹見羣衆人村川頃若指諸掌堂北磬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焉懸源竈首蹙噴鶴味醜渠股引迺坐環溜若有良朋以傾醇酎堂南有亭齋焉遊於斯息於斯聚賓友於斯虛而來者實而歸其齋壁間有詩焉皆君舅著作郎嚴從君甥殿中侍御史嚴銑之等美君考察之所作也其右有小石廬焉亦可蔭而踰據矣其松竹桂梅冬青雜樹皆徙他山而栽蒔焉其上方有男宮觀焉署之曰景福君弟京兆尹叔明至德二年十月嘗任尙書司勳員外郎之所奉置也君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卓爾堅毅毅然抗直易有之曰篤寶輝光書不云乎沈潛剛克君自高會以降世以財雄招徠賢豪施舍不倦至君繼緒其流益光弱冠以任俠自喜尙未知名乃慷慨發憤於焉卜築養蒙學文忘寢與食不四三載展也大成著作奇之勛以賓薦無何以進士高第驟登臺省天寶九載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劍南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入爲司農少卿遂作京兆尹以忤楊國忠貶邵陽郡司馬十有二載秋八月除漢陽郡太守冬十有一月終於所任官舍悲夫雄圖未伸志業已空葬於縣北表祔先塋禮也君之薨也冢子光祿寺丞呈匍匐迎喪星言泣血自洒泝峽湍險萬重肩槁足跣跋涉引舳凡經幾年鞞塚在目因心則至豈無僮僕衆昱之季曰尙書都官員外郎昷克篤前烈永言孝思懇（闕二字）志反葬於茲行道之人孰不跂而眞卿猶子曰紘從父兄故偃師丞春卿之子也嘗尉閬中君故舊不遺與之有忘年之契叔明昷昷亦篤世親之歡眞卿因之又忝憲司之寮亟與濟南蔡昂奉以周旋益著通家之好兄允南以司膳司封二郎中弟允臧以三院御史皆與叔明首末聯事我是用餉君之故乾元改號上元之歲秋八月哉生魄猥自刑部侍郎以言事忤旨聖恩全宥貶貳於蓬州沿嘉陵而路出新政適會昱以成都兵曹取急歸覲遭我乎貴州之朝留游締歡信宿陞峴感今懷昔遂援翰而志之叔明時刺商州昷又申掾京兆不同躋陟有恨如何帝唐龍集後壬寅仲夏己卯朔十五日甲午刻於門

序之左右

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大歷四年四月

撫州城東南四里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年初於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元晉車騎將軍父瑛祕書郎公幼穎悟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以襲祖爵世人宗之盛稱謝康樂初爲劉毅衛軍從事中郎太子左率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山水公素愛好肆意遨遊稱疾去職於始寧縣修營故墅傍山帶江畫幽居之美因著山居賦並自註之與隱士王宏之等遊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一詩至都邑莫不競寫寄昔之間士庶皆徧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赴太祖使范泰與書敦獎之乃出就職尋遷侍中日夕引見嘗遇甚厚多疾不朝賜假更歸免官與從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道雍泰山羊璠之以文章賞會時人謂之四友尋山登賞常著木屐上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會稽太守孟顓事佛精懇公謂之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後遂表公有異志公馳出自陳太祖知見誣除臨川內史公以曇無讖所翻大涅槃經語少朴質不甚流靡品數疎簡初學者難以措懷乃與沙門范惠嚴顧慧觀依舊泥洹經共爲潤色勒成三十六卷義理昭暢質文相宣歷代寶之盛行於天下其餘感神徵應具如高僧傳所說邈乎階局不改棟宇具無真卿叨刺是邦茲用愼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緒發洪誓精心住持請以佛跡寺僧什喻仙臺觀道士譚仙巖同力增修指期恢復自見法堂之遺擗克崇先謙之高蹤不泯百里而遙四山不遏三休而上十地方超經行之業既無斗數之功斯懋大歷己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與大會設嚴供而落焉以真卿業於斯文見咨紀述後之君子其忘增修乎銘曰

摩訶般若解脫法身是則涅槃衆經中尊曇無讖允嚴觀是因實賴同德宏茲法輪謝公發揮精義入神理

絕史野文悉郁彬一垂刊削百代咸遵遺跡忽睹高臺嶙峋載悲徂謝曷踐音塵真卿愀然憫故孰新檀那衣鉢悉力經綸不日復之周邦仰仁涵懷敦慕予亦何人徒願神交媿非德鄰刻銘金石永永不泯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大歷六年三月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臥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又是汝之師則憐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柔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晉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爲尼受具後秦姚萇宏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抵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興律師始闢四分之宗聘傳道覆覆傳惠光光傳雲暉願願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智首傳道宣宣傳洪洪傳法勵勵傳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亮傳亮傳雲一宵傳岸超慧澄澄傳慧欽欽皆口相接受臻於耄與敦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韓師於臨川梧山後五歲削髮隸於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清淨使法慧欽智度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閉律諍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師充東京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華嚴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於西山洪井雙嶺之閉菴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泐置閣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宏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誦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大歷三年真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臺階局儼然軒構摧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續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

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與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宏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杭慧達衆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董修以資景備僉以爲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允衡岳正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延舉脫俗歸真其名曰瓊綱爲稱首焉又欽比年以來爲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餘里像法於變此皆欽教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宏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請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卒復育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辨深嗟歎而贊美之請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院內立鎮海觀音道場請善宏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日智竭精持本事如會專衆乃命智光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剋立戒壇以佇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鬱興庶乎渡海浮囊分毫絕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有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梨者名香普薰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蕪絕乎有唐大曆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誌之

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大曆六年四月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於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人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合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據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嘗按行蓬萊今便覽往如是便還還即親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

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間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卽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卽成丹沙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蚌時得此爪以把背乃佳也方平卽知經心中念言卽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把背邪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歷三年真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丈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虛也源日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卽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頌欲歸燕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元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元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迹於茲嶺南真遺壇於龜源華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會妙行夢瓊仙而冷花絕粒紫陽姓男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嚴法籙尊嚴而史元洞左通元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夫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慕懿流光若斯之感者矣真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期六年夏四月也

有唐宋州官吏入關齋會報德記大歷七年五月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有唐大歷壬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衆文武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爲河南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膺期運以傑出含宏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於寬簡安人務在於撫柔况乎武藝絕倫英謀沈秘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有緝熙故能殿天子之邦營蒼生之望有日幸羯戎構逆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許扈冀降而陷焉思明懼忠臣圖已令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錡公斬德信走從諫遂並其衆而報焉肅宗大悅拜公鴻臚卿再襲敬釭於鄆州加中丞討劉展於潤州斬平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濟青節度使曷侯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爲賊所圍副元帥李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兗鄆州節度破法于營又討敬釭釭歸順馬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蕙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授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上幸陝公首來屬從都知六軍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歷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清河張氏爲趙國夫人妻信安郡王禧女爲涼國夫人太夫人慈和勤儉睦於親黨公性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閱讀書史或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葷案中禮懺不絕仍造崇夏宏聖二寺以祈福祐五年兼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公德厚量深勞謙重慎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彌大而體益恭故遠無不懷邇無不肅今夏四月忽嬰熱疾沈頓累旬積善降祥勿藥盡喜鷹犬之翫悉皆棄捨羣帥咸焉無復弋獵四履之內咸懷欽敬睢陽之人踴躍尤甚乃咨於州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至敝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圍也破其黨而克保城池是卽我公再有大造於敝邑矣徵我公之救恤卽皆死於鋒鏑入於煎熬矣尙何能保完家室嬉戲鄉井者乎不資齋明何以報德徐公悅而從之來五月八日首以俸錢三十萬

設八關大會飯千僧於開元伽藍將佐爭承唯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尚藏寶等設一千五百人爲一會鎮
揭團練官健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會鎮會者壽百姓張列等設五千人爲一會法筵等供凡塞於郊坰贊頌香
花喧填於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舟車闐風而靡督自勤聳而惟先胥懋者又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
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此甚至者乎某叨接好仁飽承餘烈覩茲威美益覩求蒙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吳興沈氏述祖德記大歷八年十二月

南齊徵士吳興沈君名麟士郡人也蘊道德晦於邑之餘不溪家貧無資以織簾爲業故時人號爲織簾先
主精於禮傳嘗自註訓宗人吏部郎中湘中書郎約累薦徵爲著作郎高臥不起名重江表臨終遺教依皇甫元
晏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墻三尺置棺平土不設柩位四時地席元酒而奠子彝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爲
之誄徵士嘗製述祖德碑立於金鷄山之先榮年月滄遠風雨蠹蝕朽字殘文賸而莫分乾元中爲盜火所焚碑
首毀裂欽然將墮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移牒郡國請其封葺或屬兵凶曠而莫修忍育什樹生於龜腹盤
根抱趾聳幹夾碑崑如工造鬱若神化敬者復正危而再堅夫德無名遇賢而鐘屢神無質假物以申應沈氏積
德旣遠徵士植德旣深天將興蕃族乎吾知沈之復大也權檢校宗事十九葉孫前大廟齋郎怡拜泣松檟增修
蒼瑩感先碑之阻覆懼遺文之殘闕乃具他石傳而試焉崇其本所以尊先也建其新所以嗣德也以真卿江南
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謬忝拜刺見託斯文刊諸碑陰以傳無朽因改其樹爲彫樹以旌其美焉沈氏之故事
具於家牒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歷八年冬十二月

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大歷九年七月

肅宗皇帝恩許既有斯答御劄垂下而真卿以疎拙蒙譴粵若來八月既望貶授蓬州長史景今上卽位寶應元年夏五月拜利州刺史屬羌賊圍城不得入恩勅追赴上都爲今尙書前相國彭城公劉公晏所讓授尙書戶部侍郎二年春三月改吏部廣德元年秋八月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未行受代韓尙書右丞明年春正月檢校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以招諭太師中書令僕固懷恩不行遂知省事永泰二年春二月貶峽州別駕旬餘移貶吉州大歷三年夏五月蒙除撫州刺史六年閏三月代到秋八月至上元爾來十有六年困於疎愚累蒙竄謫其所置碑石迄今委諸巖窟之際未遑崇樹七年秋九月歸自東京起家蒙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州東有茗雲兩溪溪左有放生池焉卽我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所置也州西有白鶴山山多樂石於是採而斲之命吏幹磨家僮鐫刻之建於州之路駝橋東蓋以扞臣下追遠之誠昭先帝生成之德額旣未立追思莫達客或請先帝所賜敕書批答中諸字以緝而勒之真卿從焉勅願斯畢瞻慕不足遂志諸碑陰庶乎乾象昭回與宇宙而終始天文煥發將日月而齊暉時則有唐大歷九年青龍甲寅之歲孟秋甲子之日也

湖州石柱記

烏程縣舊繁今望鄉四十里二百東去蘇州二百一十里南去杭州一百八十九里西北去揚州六百四十七里西去宣州三百一十七里北去東都二千八百七十五里北去上都三千七百七十六里

帝顓頊冢 吳大帝陵 吳景帝陵 鈕皇后陵 吳丹陽太守蕪湖侯大史慈墓 吳大將軍朱治墓 吳蕩

寇將軍程普墓 晉侍中羅含墓 晉黃門侍郎潘尼墓 齊宣城太守邱靈鞠墓 梁中書侍郎邱遲墓

梁司空康絢纁墓 陳五兵尙書康宗墓長城縣

大雷山 芳巖 霖澤 若溪 吳王夫概廟 陳景帝陵 陳錢皇后陵 陳昭烈王陵 謝安墓 殷仲文墓 陳武帝故宅 陳文帝故宅 吳均故宅 陳氏五主屏風 陳高祖竹帳 國朝高僧南山 律主道宣

安吉縣

天目山 崑山 橫溪 梅溪 蛟龍池 翔鳳林 裴子野故宅 周宏讓故宅 姚萇雉尾扇 施世璣金鐘

山川

卞山 法華寺 金井 玉澗 乳竇 石膏 溫泉 項王走馬埭 項王飲馬池 項王繫馬石

衡山 帝顛瑯冢 春秋鳩茲城

崑山 顯亭 故別駕李適之石酒罇 五花亭

杼山 妙喜寺 黃浦橋 避它城 何楷釣臺

昇山 吳均入東記 晉吳興太守王羲之烏亭

金蓋山 何氏書堂 張邵邱道祚禪幽寺

太湖 周迴四萬八千頃

雲溪

白蘋洲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詩文刊於金石者編成一十五卷則石柱記有焉孫莘老知湖州聚境內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二通記其一也所

記山川陵墓廟宅旁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顧唐設五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次道編集時殘闕未可知爾（朱彝尊石柱記序）

案石柱記本在湖州之杼山魯公修韻海時所刻又名吳興地記唐置五縣記遺其二當係兩柱分刻僅傳其一康熙辛巳秀水朱檢討彝尊為補記二縣歸安鄭君元慶為箋釋原記四卷補記一卷今以補自附錄於左

德清縣 市亭山 金鵝山 吳羌山 餘不溪 北流水 苧溪 餘不亭候廟 梁吏部尚書沈約墓

孝鵝冢

武康縣 防風山 武康山 七里嶠 前溪 阮公溪 郭先生詞堂 沈道虛石山精舍 吳太常卿

姚信墓 晉吏部尚書沈嘉墓 晉揚威將軍東陽太守沈勁墓 宋吏部尚書沈演之墓

頃借書齋舫得宋龔石柱記載山川陵墓亡者三之一其存而不可信者亦三之一竹垞先生惜其殘闕為補記二縣余乃一一箋釋證其所可信復辨其所不可信（鄭元慶箋註石柱記自序）

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贈尚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

陋室銘記大歷十一年四月

公諱沔字若沖博陵安平人其先出於齊太公之後自亭伯三世文宗秘書監六（闕一字）派別叔軌出則俱死王事神謙神通並高循續子彭宏度以武幹稱景儔巨倫以文行著繼方面者累代列史傳者十人奕葉相承恆為鼎族會祖宏峻隋銀青光祿大夫趙王長史祖儼皇朝益州雒縣令父暉年未四十為庫部員外郎因

擇能吏爲壽安令又充江西道廉察使徒隴泉遂歷四邑盤桓不進以剛正也累至朝散大夫汝州長史封安平縣男贈衛尉少卿公卽安平之次子也全德天至成人玉立蓋聖代之寶臣華宗之孝子文章之哲匠禮樂之祖師旣不可以一名又何能以爲數乎二十四舉鄉貢進士考功郎李廻秀器異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萬數公獨居第一而兄渾亦在甲科典試官梁戴言陳子昂歎曰雖公孫龜郗不及也召見前殿拜麟臺校書郎繇是名蓋天下御史張思敬以德行薦久之以資授陸渾主簿平陽王敬暉宏度外之交略上官之禮丁府君憂服除太夫人勉起之以所試超邁擢拜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奉勅按竊金者公得其情許之不死竟得減論諸王或恃貴不遵法度舉而按之其不吐茹也如此尋遷起居舍人當扈從以親老抗疏乞退薦瑯琊王邱太原郭潯渤海封希顏等自代睿宗嘉之特許留司以遂其孝養遷祠部員外郎倖僧有請度人者公拒不奉詔遷給事中大理卿韓思復用法小差權臣致劾公特寬之遷中書省舍人省改紫微其官仍舊又固辭以親老除虞部郎中開元初攝御史中丞或訟吏曹之不平公與崔泰之銜命詳理多所收拔俄而卽眞兼部畿按察使歲或不稔公請發粟賑貸之賴全活者以萬數內謁者霍元忠有罪公執之以聞元宗使以璽書勞之公之澄清中外也以畿縣令長陸景融劉體微盧暉有異政丞尉宋遙皇甫翼陳希烈宋鼎蕭隱之苑冬芬楊慎餘劉日正高昌寓州掾李瓊裴曠等並以清白吏疏而薦之二十二年置十道採訪使公所舉六人在焉執事子有不法者公舉之不回移著作郎尋遷祕書少監修圖書使尋判大理卿禮部侍郎公旣職司典禮乃刪寫疏論數百卷以備闕遺特加朝散大夫遷左庶子丁太夫人憂徵拜中書侍郎出爲魏州刺史乃肇移元城徙置新市吏人便之乙丑歲元宗東封知頓使奏課第一賜絹二百匹嶽下觀禮獻慶雲頌又賜絹一百匹明年入朝分掌十銓公與王邱爲選人所歌曰沔人澄明澈底清邱山介直連天峻時人違之還州以理有異績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朝服表薦璽書寵慰無何徵拜左散騎常侍上以六宮親蠶絲賜近臣公獻御絲賦又侍講別殿賦端

午詩屢蒙錫以縑帛綵羅兼判國子祭酒俄充東都副留守十七年有事陵廟追贈安平公及太君曰安平夫人
 駕還罷留守二十年春奉勅撰龍門公宴詩序賜絹百匹延入集賢院修老子道德經疏行於天下二十一年遷
 祕書監修撰如故屬耕藉田爲居守賜絹百匹遷太子賓客出兼懷州刺史二十四年罷州又以本官充東都副
 留守累加通議大夫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寢疾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七元宗震悼贈禮部尚書葬日量
 借手力慢慢故吏前監察御史博陵崔頌爲公行狀云公德充符契精貫人極孝愛聞於天下制作垂於無窮執
 太夫人之喪徒跣吐血以身爲糞土況乎含宏內恕夷坦外名德至矣乎今之達者若以富貴崇德行藏養高則
 老華闕於榮親踰婁褊於謀道又加於古人矣故養則致其樂喪則過乎哀以兄姊之感亞其親甥姪之慈甚其
 子於藥碓備物溫清異宜手舐杵臼之間身辱澣濯之伍汲汲然矣每至宗廟心齋嚴恭祀事明發不寐翌日餘
 悲故聲氣感人者深儀形化人者遠躬踐五德退讓於恭儉溫良行張四維加信於仁義禮智而老驥伏櫪以飽
 馳不忘白鳩巢檐以家瑞終黔則非殊倫絕輩擬議乎萬一矣太常博士裴總議曰公醇一誕靈文明含粹蹈元
 和以爲天性籍間氣以爲人師前後歷官或拜而不至或至而不留瘠形瞽目誓尊孝養可不謂孝乎遂諡曰孝
 公凡所著文集二十九卷並嗣子祐甫論次先志一卷爲三十卷吏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爲集序云公之侍親也
 孝達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明有數而茹荼終身親交鄉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義然嘗之奠待
 公而具故祿廩雖厚而未常足也傳祖彌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序理亂之源備矣祐甫
 純行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亡賢數載如此初太夫人患目公傾家求醫或曰療之必愈恐壽不得
 延太夫人及公悲恨而罷自是竭力奉養不脫冠帶者僅三十年每至良辰美景勝引佳遊必扶持左右笑言陳
 說親朋往來莫知太夫人之有苦也公年官雖高至於食菓蔬菜與子姪躬自植藝澆灌以申馨潔累終喪雖見
 於稚者必設位束帶盡哀以禮之公與江夏李邕友善爲校書郎時引館於祕閣之下讀書者累年邕由是才

名益感邕與尙書席建侯嘗過公怪乘馬羸羸曰何不於廳前自觀銖飼忽然致殞何以更之公唯而不易他日二公又以爲言公良久則曰每欲發言恐涉有疑於廡養者所以沈吟自媿二公退而謂人曰每想崔公此言使人慚慙如醉延和大極之間公旣留司東都遂鬻所乘馬就故人監察御史張泂子深何南府崇政坊買宅以製居建宗廟於西南雜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儉而不陋淨而不華六十餘年棖棟如故堂東嫂廬夫入所居堂之東北歸氏李氏姊歸寧所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瓦堂三間以居之雜用舊椽不崇壇與藉壘累歷清要所得祿供但奉慈嘗資嫂姊給孤幼營錫姪婚姻而已朝服衣馬一皆取其下者唯祭器祭服禮禮焉其室竟不修最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捐牀帳之後公徙居他室或在賓館而無常所爲常侍時著陋室銘以自廣天寶末子孫灑掃貯書籍劍履而已逆胡再陷洛陽屋遂崩圯唯檐下廢井存焉長子成甫倜儻有才名進士校書郎早卒治甫能荷先業以進士高第累登臺省至吏部郎中充永平軍節度使尙書李公勉行軍司馬兼侍御史中丞永懷先德明發不寐恐茂烈湮淪（一本灑作煙）罔垂後裔乃刻陋室銘於井北遺址之前以抒所志某夙仰名教實欽孝公之盛德晚聯臺閣竊慕中丞之象賢又能好我不遺見託論撰探風猷而莫窺萬一涉泉海而豈究津涯操筆強名退增戰慙時嗣大曆十一年青龍景辰孟夏之月也

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大曆十二年四月

湖州烏程縣南水亭卽梁吳興太守柳惲之西亭也繚以遠峯浮於清流包括氣象之妙實資遊宴之美觀夫構宏材披廣榭露礎其外睽辰其中雲軒水閣當亭無暑信爲仁智之所創制原乎其始則柳吳興惲西亭之舊所焉世增崇之不易其地按吳均入東記云惲爲郡起西亭毗山二亭悉自詩今處士陸羽圖記云西亭城西南二里烏程縣南六十步跨沓溪爲之昔柳惲文暢再典吳興以天監十六年正月所起以其在吳興郡理西故

名焉文暢嘗與郡主簿吳均同賦西亭五韻之作由是此亭勝事彌著間歲頗爲州僚據而有之日月滋深室宇將壞而文人嘉客不得極情於茲憤憤悱悱者久矣邑宰李清請而修之以摠衆君子之意役不煩費財有羨餘人莫之知而斯美具也清皇家子名公之允忠肅明懿以將其身清簡仁惠以成其政絃歌二歲而流庸復者六百餘室廢田墾者三百頃浮客臻湊迨乎二千種桑蓄養盈於數萬官路有刻石之埃吏廚有餐錢之資教本經久率皆如是略舉數者其餘可知矣豈必夜魚春躍而後見稱哉於戲以清之地高且才而勵精於政事何患雲霄之不致乎清之筮仕也兩參雋乂之列再移仙尉之任毗贊於蜀邑子男於吳興多爲廉使感府之所辟薦則知學詩之訓間緝之心施之於政不得不然也縣稱繁舊矣今詔升爲望清當受代而邑人已軫去思之悲白府願留者屢矣眞卿重違耆老之請啓於十連優詔以旌清之美也某不佞忝當分憂共理之寄人安俗阜固有所歸雖無魯臣掣肘之患豈盡言子用刀之術由此論之則水亭之功乃餘力也夫知邑莫若州知宰莫若守知而不言無乃過乎今此記述以備其事懼不官美豈徒愧詞而已哉大歷一紀之首夏也

案柳惲西亭故址在湖州府治西馬程縣泊南六十步唐顏眞卿作記其同游河東耿湣有詩至生天聖間縣令方仲弓改建浮玉亭

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大歷十三年三月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隴定州河兗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聞元末安西都護趙吉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七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元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請焉元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元宗謂

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元宗深嘉歎之前神闕焉故略述於此公第三子溥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譴責旋羯胡入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丞固更故公孫儼泣請真卿論議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尙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尙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憲莫致迴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沛縣池山之石以百牛傭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旣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樹善唐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托跡於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因成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第六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於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載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素聞大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而之父舅賢相也落魄如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於朝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保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命待制於側門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尙書顏真卿記

家廟碑後記建中元年十月

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鐫畢八月己未真卿蒙恩遷太子少師冬十月壬子男顏封沂水縣男碩新泰縣男男承縣男頌費縣男頌鄒縣男微軀官階勳爵並至二品子姪八人受封無功無能叨竊至此子孫敬之誌

家廟碑額陰記

高祖記室君國初居此宅號州君舍人君侍焉堂今置廟地高祖妣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祕書

監君禮部侍郎君侍焉號州君居後堂華州君於堂中生焉今充神廚少保君堂今充齋堂廳屋充亞獻終獻齋室

韋公肅爲太常博士太常卿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有司公肅議故太師顏真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新唐書儒學傳）唐范傳正謂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困學記聞）案以上二條皆言魯公家祭事附錄齋堂記後殷柳二夫人公會祖號州君勤禮之配也

謝公碑陰記

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郡西至長城縣通水陸今尙稱謝公塘及遷去郡人用懷恩刻石記功焉歷代至皇唐天寶末羣盜起公之碑誌失於所在眷求蕪沒深者愴然借舊史遺文敬司恩石公之雅量宏度蓋嗟歎之不足

述

項王碑陰述

西楚霸王當秦之末與叔梁避讎於吳蓋今之湖州也雖滅秦而宰制天下魂魄猶思樂茲邦至今廟食不絕其神靈事辨具見竟陵子陸羽所載圖經大歷七年眞卿蒙刺是州十二載姦臣伏法恩命追眞卿上都尅期首路竟陵是諗予以故碑顛趾嘗因仍草莽已而復之眞卿乃命再加崇樹以紀之時則仲夏方生明之日

案西楚霸王遺蹟在湖州者卞山有項王走馬埒飲馬池繫馬石山有廟謂之卞王廟梁簡文帝有卞山楚王

廟碑記江總有卞山楚廟詩又郡城有廟向在臨湖門子城內每郡守至必設幕於廳祀以軓下牛齊李安民奉佛法不予神牛梁天監末蕭琛遷其廟於州治北楚帝橋下唐狄仁傑奏毀天下淫祀夢項王語之曰吾嘗以陰兵助國家征遼廟得不毀

